

年

卷

期

14

4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四期

(第一八五號)

小說世界社發行

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4 (185) July 23, 1926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潑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紈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編者的報告

第一次敲詩小集續收到的答案。第一題優勝者有貢半迂、劉堃生兩君。兩題俱優勝者有程友樵。□□（由林吉賓縣寄來。原函未具名）兩君特爲補錄於此。

外國雜誌多有參用小字者。中國著名日報及雜誌也有參用六號字者。（如申報、新聞報、如東方雜誌之附錄等）本刊亦仿此例。於相當限度內。間或用六號字。嘗試以來。尙覺可行。以後仍是參用。可以多容納一些材料。

編者近編「中國小說學」一種。（或名中國小說研究）不久就可在本刊登載。大約和「小說枝談」輪流的登。先在此預告一下。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何海鳴先生的「薪水」雜文有第四次敲詩小集、及小說叢考正誤等。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四期

目錄

圖畫

朱古微先生手寫詩

春郊雨後(攝影名作)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疑惑.....唐小圃

恐怖(補白).....徐寶君

風雨之夜……………沈家驥

春來了(補白)……………祝 良

春宵(補白)……………祝 良

愛神(補白)……………祝 良

夾縫中的生活……………張碧梧

訂婚的一日……………蘇兆驥

文壇秘錄(二)……………編者輯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休庵影語(三)(另外一欄)……………盛此公

閣下曾經操勞過度
煩惱困苦否如有之



宜謹防腦筋疲乏誠
恐陷於衰殘也

現屆天時炎暑疲乏之際無論男女每
夜少安睡易於困疲或頭重胃納少
怒食不甘味少動作如腦筋弱及精
力不足等狀是也此等腦筋弱之症
療治之法當以補血之法灌輸腦筋
力充足為要蓋此丸所生之紅鮮血
是救濟之良方全體各部筋力則週
能滋補腦筋使全體各部筋力則週
身強健精神充足矣請觀山東青島
新報館經理呂興山先生來函云
人以新報館經理呂興山先生來函
流故鄙人報稱無偏作砥柱於中
年餘分雖青島區之精神銷力近數
百餘分雖青島區之精神銷力近數
之痛莫可言喻血虧體虛尤達極點
醫服藥均歸無效幸而補腦健體唯
韋廉士大藥房紅丸為補腦健體唯
一廉士大藥房紅丸為補腦健體唯
餘瓶則聖藥購服數瓶見功續服至
身軀則精神煥發諸症若失及感
莫名者均廉士大藥房紅丸為補腦
藥者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
號五角廉士大藥房紅丸為補腦
元號五角廉士大藥房紅丸為補腦
造確係美國貨

朱古微先生手寫詩

胡吉甫藏

此地誰令著此翁
角巾敲倒鬢如蓬
興高絕壁松聲外
夢破寒花雀啀中
睡債幾時償
賽足書淫前日洗
除空故人看問
安心法一酌村醪
薦晚松

覺泉大兄屬

孝威





春 郊 兩 後
胡 亞 光 先 生 攝



疑 惑

唐小園

小說家張淡水的大名，誰不知道？誰不羨慕？誰不說他是現代成功的小說家？！他的精神上，雖然成功；他的體質上，卻大大的失敗了。

大凡青年作家，一旦成名，他的品行上，便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種種的污點，幾乎成了定例；但張淡水卻不然，他是一塊無瑕的美玉，一切下等的嗜好，他完全沒有；他的嗜好，就是讀書和買書兩件事，他住着一所小而有的房屋，除了兩間書齋，四壁架上，堆滿書籍不計外，其餘如飯廳，臥室，客廳，以及他的夫人和他的兒子的書房裏面，莫不堆滿了書籍；所以朋友們全說他的家庭，是變態的圖

書館。

歷代藏書之家很多，凡是有些閒錢的人，全都可以做得到，原不算什麼希奇；但張淡水家中書籍雖多，卻不是藏書家；他是讀書家，他爲滿足他的讀書欲，纔買這些書，不是爲收藏用的；所以說他是讀書家，不是藏書家。

他既歡喜看書，他便以爲不論是誰，全應當看書；若是遇見不歡喜看書的人，或是惜錢不肯買書的人，他便罵他是「下流貨」。

他嘗說：「人之一生，不過數十年而已，怎麼能把有用的書全讀完了呢？」他的心思，和世間貪財的人，是一個樣的：錢越多，越愛錢，惟恐世間的錢，不歸他一人所有；這叫作貪得無厭。張淡水之歡喜讀書，也是貪得無厭哪！

他幾乎無時不讀書，雖然走在路上，也是書不離手。我嘗看見他立在路旁，等候電車的時候，總是拄着手杖，低着頭看書。有時看得出神，竟把等候的電車，一連放過去兩三趟；這的確是事實，決不是我瞎編造的。

最妙的是他的夫人和他的兒子，全都受了他的傳染，也是書不離手。男女老幼，一羣書獃子，組成一個人家庭，這纔是真正的「詩書門第」呢！

他自幼就作小說，在十七歲中學畢業的那一年，發表他的處女作，已引起世間的注意。後來他的作品，陸續發表，大受社會的歡迎。自從憧憬及嗚咽兩小說集出版以後，他的名氣越大；於是日報、月刊，全都爭先恐後的向他索稿。因此他的筆墨債，積累愈多，他的神經，也就愈益衰弱了。

有一天，他的夫人，因為她的母親，染了急病，匆匆的歸寧而去，到了晚間，也沒回來。家中祇賸淡水一人，覺着異樣的寂寞，所以他很早的就去睡了。

翌日起得很早，漱口，洗臉，吃點心，把每日早晨照例的事辦完，便來到書齋，取出一本雜誌來開看。正在這個當兒，老女僕拿進一個名片來。淡水一看，原來是K新聞的B君。他對着名片，愣了一會兒，然後懶洋洋的說道：「請進來罷！」

老女僕說道：「他說事體很忙，請您出去說一句話，他還要到旁處去呢！」

淡水也不再說什麼，便走了出來。

B君一見淡水，便帶着很熟識的神色說道：「啊！張先生！起得真早啊！」
淡水淡淡的應了一聲。B君又說道：「今天總該有一篇小說罷？」

淡水說道：「各處全要小說，那裏有這許多呀！」

B君說道：「沒有小說，雜作也好；或者有什麼文壇消息也成。」

淡水說道：「沒有，沒有，文壇消息，更沒有了。近日文壇沉寂的很哪！」

B君說道：「那麼，明天該調劑調劑我們啦！別把好稿子全給旁人哪！」

淡水笑道：「哼！那裏有好稿子連壞稿子也沒有啊！」

B君說道：「那麼，明天見罷！——不，今天午後還見呢。」

淡水驚問道：「午後？午後在那裏見哪？」

B君說道：「晶光啊！你不去嗎？」

淡水說道：「作什麼到晶光去呢？」

B君說道：「今天不是中央月刊社請看電影嗎？」

淡水說道：「我不知道。」

B君說道：「怎麼你不知道？沒給你帖嗎？」

淡水說道：「沒有，我沒接到什麼帖。」

B君說道：「這可是新奇的事！聽說H君，T君，L君，全都請啦！不要說他們，就是新出世的小D，小G，也均在被請之列，如何能沒請你呢？聽說今天所請的，凡是北京文壇上的人物，一位也沒賸。」

淡水說道：「可是偏偏把我賸下了。」

B君說道：「大約你是取笑罷？安能把你賸下呢？」

淡水說道：「不！決不是取笑！實在是沒請！想必不是普通的集會，一定是另有特別的事。」

B君說道：「未必有什麼特別的事罷？所請的全是一個團體中人，同往日的集會一樣，有什麼特別的事呢？」

淡水說道：「那麼，我是落伍者了。」

B君向淡水笑了一笑，說一聲「再見」便去了。

淡水眼望着B君，直望他出了巷口，心中想道：『我真是落伍者了！文壇的集會，那一次沒有我呢？我在北京，雖不敢說執文壇的牛耳，可也不是小兵小卒，他們這樣的待我，簡直的是與我以難堪哪！我從此就被他們擯諸北京文壇以外麼？最可恨的是B君，他臨去的時候，向我那樣的苦笑，明明是揄我呢！是含着報復意味的笑啊！我不給他稿子，他就應當仇恨我麼？稿子是我的，是我的心血結成的，我當然有自由支配之權；難道我的稿子，就應當供給他一家用麼？他們K新聞有專用權麼？真是豈有此理！』

淡水越想越覺氣憤。回到書齋，坐在一個沙發上，依舊拿起雜誌來翻閱。但是翻閱了許久，祇看見一面一面的黑字，卻看不出有一點意義來。一生氣，叭的一聲，把一本雜誌，向當地一摔，便靠着沙發，仰起頭來，望着棚頂。他見棚頂上裱糊的花紙，全都默默無言的，對着自己發愣。最奇怪的，是花紙上印着的大圓壽字，全都張着大嘴，向自己發笑。越凝神看牠，牠笑得越厲害；並且彷彿聽見牠的笑聲。那笑聲之中，還帶着揄揄和蔑視的氣味。

淡水到了此時，氣憤極了；可是那些圓壽字，毫不客氣，依舊向着他笑。他很不願意看這種難看

的笑臉，便把兩眼緊緊閉上。雖閉眼是無用的，那些圓壽字的笑臉，還是明明白白的，現在他眼前，幾疑自己的眼皮，變成透明的玻璃了。僅看見牠們的笑臉，也還罷了，斷沒想到牠們笑來笑去，忽然一同笑道：「哈哈！他落伍了！」

淡水一聽，立刻從沙發上跳起來，從書桌上，拿起一塊銅尺，拚命的向棚頂上砍去；緊接着，水壺、硯臺、墨盒子，一件一件，全都砍上頂棚。他一邊砍着，一邊罵道：「混帳！混帳！」

老女僕正在廚房，預備午飯，忽聽書齋裏拋置物品，以及怒罵的聲音，不知甚麼緣故，便跑到書齋門外，向裏觀看。祇見主人，怒沖沖的，正拿着一本洋裝書，向棚頂上砍呢。老女僕見了，嚇得退了兩步，然後戰戰兢兢的問道：「老爺！這是怎麼啦？」

淡水耳中，聽見老女僕說話的聲音，彷彿是從睡夢中把他喚醒了一般。這個當兒，那老女僕又問道：「怎麼啦？」

淡水見問，心中想道：「我能對她說，圓壽字揶揄我嗎？那豈不成瘋子了麼？那麼，我對她說什麼呢？她既問了，便不能不說，但又不便實說。我若是實說，一經傳揚出去，那纔是笑話呢。」他遲延了一

會兒，然後說道：「這頂棚上的老鼠，太多了！噫噫噫的，來回亂跑。縱經呼喝，牠也不怕，我所以亂砍了一陣。這一下子，可把這些鼠輩征服了。」

老女僕望着頂棚砍破之處，呆呆的說道：「唉！可惜這花紙的頂棚啊！」

淡水說道：「不要可惜啦！快給我開飯罷！」

老女僕說道：「不等太太回來，一起吃嗎？昨天太太臨走的時候說了，當天若是不能趕回來，今天午前，一定回來的。」

淡水說道：「她是探望病人去了。病人若沒有轉機，安能回來呢？你就先給我開飯罷！我吃過午飯，還要出門呢！」

淡水來到飯廳，在一張鋪着白布的飯桌旁邊，拉過椅子來，緩緩的落坐。他把兩肘支在桌面上，用兩手托住兩頰，仍然思索中央月刊社請文壇同人看電影的事。他想到：「中央月刊，自從N君接辦以後，不是銷路日減嗎？那時N君真是不惜卑禮厚幣，請求我幫忙。每期之中，總刊我一篇論文，一篇小說；去年一夏作的三五十篇小品，也都供給他一家了。經我這一番助力，銷路日增，不及一年，豈

僅回復原狀，比較以前的銷數，增至兩倍也不止。我敢說我是中央月刊的保護人，我若是停止接濟，恐怕銷路又要跌落罷？怎麼N君如此無意識呢？他不請客，原沒有人要求他一定請客；他既然請客，爲什麼又加以選擇呢？抑或選擇，也不應當單單把我剔除啊！這種集會，關係面子，把誰剔除，就如同把誰擯諸文壇以外一樣；這種關係，難道他不懂嗎？況且文壇的集會，向來沒有選擇的辦法，總是一律招請；N君也算是文壇的前輩，難道他不知道嗎？他這樣的對待我，無異於聲明與我絕交。我替他設想，若是與我絕交，與他有益嗎？恐怕沒有罷！文人相輕，自古以來，已成通例。他這一番舉動，是想毀損我的名譽呀！是的！N君在當年，本是文壇健將，也可以說是北京文壇的霸主。自從中央月刊銷路跌落，他便受了一番打擊；自從我把中央月刊二次救活，他又算是受了一番打擊。他嫉妬我，他恨我，他想毀損我的名譽，大約就是因爲這個罷！我也知道，盛名之下，不可久居。況且我年齡甚輕，這些位老前輩見我稍露頭角，豈能大度包容，使我們晚生後輩，自由發展呢？然而他用的手段，也太卑劣了。憑這一次請客，就能把我擯諸文壇以外麼？」

淡水想到此處，不由得歎了一口氣，旋又想到：『我自己的確有開罪於人之處，就是苦於作品

太少，不能向各方面充分的分配。唉！這些種刊物，全向我索稿子，我一個人的精力，豈能有許多的稿子，使各方面全都滿足呢！各方面全要應付，自然各方面全不能滿足。若是供給遲些，或是一篇稍佳的文字，送到別家去，便能開罪於人。所謂稍佳的文字，也是發表以後，經過批評，纔定牠是稍佳；其實那稿子，在我手中的時候，我並分不出什麼優劣來；我祇是按着次序，分別緩急，向各方面分配罷了。我對於各方面，決沒有什麼親疏厚薄的分別；可是經人批評以後，硬要說這篇好，那篇壞，可教我有什麼辦法呢？那得到好稿子的，便以為對他要好；那得到壞稿子的，便以為我對他太不幫忙；若是一連二三次的好稿子，全沒得到好批評，便說我出於故意，想拆他的臺。唉！這不是冤枉人嗎？現在的批評家，果真能定作品的優劣嗎？若是真能定優劣，為什麼同一的作品，甲以為優，乙以為劣呢？又為什麼同一的批評家，對於同一的作品，此時以為優，彼時又以為劣呢？像這樣無價值的批評，可以當作準則嗎？其實他們也知道這種批評是沒有價值的，可是他們想責備我，卻不妨借這種批評，作他的把柄。

再者，他們總想作家供給極豐富的稿子，甚至半年以後的出版物，在半年以前，就要把稿子備

齊，這全是那羣無出息的文人開的惡例。他們想一切的文人，全都遵照他們的惡例，纔滿他們的意；但是如何辦的到呢！以我而論：每天執筆作文，至少要耗去四五小時，還有一個書記，專司謄寫，謄寫完畢，立刻發送。他們自行取稿的，還有時把分配定了的稿子，強行剽奪；甚至一篇小說，把前半篇搶去登載，可是後半篇還沒起草呢。這一類奇形怪狀的事，時常發見。我的精力，已經用盡，若仍然吹毛求疵的責備我，我實在沒有法子。

我此時深悔走入這條道路，想中途拔出腳來，又捨不得以前的成績。我不過是二十餘歲的青年，可是我的頭上已見許多的白髮了。最可怕的是已經發見不眠之症。然而還不甚厲害，若是休息兩天，頭一就枕，依舊可以熟睡。惟當熟睡以前，必要驚悸兩三次以後，始能安睡。雖說是安睡，可是極怕聲音；不必很大的聲音，祇要有極小的聲音，或是有人小聲說話，我便能立刻驚醒。若一連驚醒兩次，便不能睡了，並且立時便須起來。若是不起來，便急躁難忍；要不然，便渾身出汗。這些毛病，全是作小說的結果。他們對於我如此犧牲，不但不表同情，反倒嫉妬我，仇恨我，擯斥我，豈不是太不講人道了麼？

我知道嫉妬我的，不僅N君一人；H君，T君，對我均不懷好意；下而至於小D，他的神色之間，也像是野心勃勃，想和我挑戰似的。我現在還算不得成名，果真成名，不知敵人又增加幾倍呢！

就以今天的事說罷！N君是有意爲之，數年的交誼，他全不顧了。他縱不顧交誼，難道他的中央月刊，也不顧了麼？我若是停住稿子，管保三個月以後，他的銷路，必定大受影響。他也不想，這是害人呢？可是害己呢？

他所以敢這樣的對待我，必然是又拉攏着新作家了；要不然，他爲什麼敢這樣的做呢？這是有恃而不忍啊！他把誰拉攏去了呢？似乎不是北京的作家罷？上月有一種消息，據說上海某某黑幕大家，應聘來京，或者就是N君聘來的罷？但是黑幕家的作品，如同戲界的外江派一樣，恐怕在北京立足，是不容易的罷？N君向來厭棄這一派的作品，怎麼忽然招致起這派的人物來了？不對！不對！N君雖愚，決不出此！果真是這樣，中央月刊數年的名譽，從此掃地了，那纔可惜呢！

那麼，他拉攏着什麼大文學家了呢？北京文壇有點名氣的，我沒有不熟識的，可是誰呢？啊！上月的中央月刊，登了L君一篇小說，還有幾段隨感錄，不錯的，一定是把L君拉攏去了。如果是L君還

好，人品學問，全下得去。他的作品，雖嫌沉悶一點，然而描寫深刻，在現今作家之中，是不可多得的。N君能拉攏L君，還算是有眼力。可是拉攏了他，也不必一定擠斥我呀！如果我們兩個人支撐這中央月刊，豈不更好麼？沒有旁的緣故，在他們的心中，不論如何，是不願意我們這班青年作家，稍露頭角，以致奪取他們的堡壘呀！這是他們心中牢不可破的打算！他們自居前輩，在文壇上，各占有相當的地位。在數年前，他們的心思，是想要把持北京的文壇，不許他派的一兵一卒，侵入他們的戰線。後來見青年作家，漸漸的增加，勢力也漸漸的膨漲，於是他們的野心稍戢，纔改取交驩的政策，慢慢的聯絡，使青年作家不敵視他們；就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也肯讓出一部分來，使青年作家活動。這是想把青年作家軟化了啊！他們的政策，固然是不錯，但其結果，仍然是失敗的。他們僅僅能保持舊有的勢力，似乎已經筋疲力盡，可是青年作家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他們知道時勢危急了，將要喧賓奪主了，專用和緩政策，是無濟於事的了，所以他們對於青年作家的我，先發一矢。他們必以為祇要把我打倒，其他不足懼矣。唉！老先生們哪！你們不自努力，卻用暗箭射人，未免太卑劣了。

淡水想到此處，不由自己，哈哈的笑了一陣。他這一笑，又把那老女僕驚動來了。老女僕正在廚

房料理菜飯，忽聽主人在飯廳發笑的聲音，以爲是呼喚她，她於是匆匆忙忙的跑到飯廳，說道：「來啦！來啦！什麼事？」

淡水原沒喚她，見她忽然跑來，知道她是誤聽了，但也不便說並未喚她，否則反倒要費許多的話；因此將錯就錯的說道：「飯還沒做熟罷？先拿酒來！」

老女僕一聽，很覺驚訝，反問道：「酒？」原來淡水在平日向不飲酒，惟於有客來時，專爲應酬，偶飲一杯；所以老女僕一聽要酒，覺着非常奇怪。

淡水已經明白她的意思，心中很不耐煩，便縐着眉說道：「我教你拿酒來，你就拿來！不必問長問短！要酒要薄藍的！就是前天吃贖下的那半瓶連酒杯一齊拿來！」

淡水爲省去麻煩起見，所以下了這一串連珠命令。老女僕聽了，更覺驚訝，望着淡水，愣了半天，然後退出來。過一會兒，她便拿了半瓶薄藍的，和一個玻璃杯來，放在淡水的面前，又急急忙忙的退去。

淡水自己斟了一杯，一口就飲了半杯。飲過之後，依舊把兩肘支在桌面上，用兩手支着兩腮，口

閉得很嚴，成個一字。他的眼睛，卻注視着酒杯，自言自語的說道：「哼！落伍了！從此就落伍了！由此看來，N君如此待我，不過今天纔發見而已，其實他確是蓄謀甚久了。他近來對我，總是冷冷清清的，在語言之間，也是含着輕蔑的意味，實在不祇一次了，是我太不留意啊！不錯，豈但N君，就是L君對於我，也不是往常的態度，他對我總是冷笑。前天在同志俱樂部，他發表一番議論，細揣其意，也是對我而發的。不錯！是對而我發呀！哼！人心險詐！」

他把杯中的酒，狠狠的一氣飲乾，把酒杯用力向桌上一墩，幾乎墩碎。拿起酒瓶，又斟了滿滿的一杯，已溢出杯口以外。他便就著杯子，先飲了一口，又想道：「人心險詐，一至於此！我當初以為致力文學，可以與世無爭，孰知這條平坦的路，也起了坑坎了。難得他們全是如此的卑劣：H君，T君，也是不懷好意呀！他們近日對我談話，全都是十二分客氣；小G見了我，也是特別的奉承，總是說許多令人肉麻的話。他們那裏是客氣！那裏是奉承！簡直的是協以謀我呀！是的！協以謀我！沒看見B君臨行之時，那一笑嗎？那一笑的裏面，含義甚深哪！他們聯軍攻我，使我一個人如何應敵呢！這是我決沒想到的！我決沒想到他們協以謀我！我果然經這一番挫折，就落伍嗎？我早知文壇之中，也是如此陰險，

斷不該插足文壇哪！最令我傷心的，是幾個好朋友，如L君，H君等，也竟同他們聯絡，一同攻我。其中尤以N君最無良心，他竟首先挑戰。他請文壇諸子，專把我漏下，這不是有意挑戰嗎？我竟蒙此恥辱！我竟蒙此恥辱！

正在這個當兒，老女僕匆匆忙忙的跑進飯廳，跑得喘不過氣來。停了一會兒，纔斷斷續續的說道：「我……我老得……我老得成廢物了……把主人的事，全都忘了！」

淡水聽見老女僕如此說法，也不追問，祇睜着眼睛，望着她那縐紋甚多的臉。她又接着說道：「昨天太太臨行之時，交給我一封信，囑咐我，等老爺回來的時候，請老爺看，在房內已經囑咐我兩次。太太知道我老得沒用了，所以臨上車的時候，又囑咐我一次；誰知我還是忘了。」她說罷，便舉起手來，打自己的嘴，並且罵道：「無用的東西！廢物！廢物！」

淡水見她這種樣子，並不生氣，反倒覺着可敬。他以為這老女僕，忠於其主的心，的確發於至誠；比較文壇諸鉅子，用卑劣手段，排斥同類的，卻高的多了。所以他緩緩的說道：「你這麼大的年紀，何苦自己打自己呢！我並沒責備你呀！」

老女僕說道：「老爺太太，全是善人，不嫌我老，也不責備我，我更覺着羞愧了！我真沒用了！」她說着，幾乎要流下淚來。

淡水連忙說道：「不必說啦！信在那裏呢？快拿來罷！」

老女僕說道：「我放在太太的房裏了。」她說罷，便退出去。過一會兒，祇見她拿着一個白色封筒，匆匆忙忙的跑了回來，她又喘了。

淡水接過白封筒來一看，並未封口。噫！那裏是信，原來正是中央月刊社N君請他看電影的請帖。

淡水對着這個請帖，呆呆的望了半天，長歎了一聲，然後說道：「唉！我的神經，衰弱到了極點了！無故發生滿腔的疑惑，這全是神經衰弱的表徵啊！」

恐怖（海棠瓣語之一）

（徐實君）

綠兒洗過澡，着上一條小短褲，踏上鞋，便去

找他小伴侶銀姑。

他跑到銀姑家裏，銀姑剛吃完飯，正在那裏拿抹布揩嘴，綠兒笑道：「銀姊姊呀！你今天怎麼

也用抹布揩起嘴來了呢？」（因為銀姑曾笑過他用抹布揩嘴。）銀姑見他譏笑她，臉上訕訕的立刻泛成晚霞一樣，綠兒哀求道：「好姊姊！不要惱，我說着逛的。」銀姑不覺對他燭然的笑了。

她倆手挽着手，一路說笑着，走到蘆塘邊沿，蹲在經水衝成勺形的岸上，聽蝦蟆打鼓；久晴不雨的暑日，水已乾得淺下去，四圍的土，疎鬆的不得，銀姑蹲的那塊，受着微微震動力，忽然塌下了，她跌了一身泥土，幾乎滾下水去；綠兒看見，拍手打跌的傻笑，銀姑扒起來，撲撲身上灰土，也憨憨的笑起來；並且爭着尋那最鬆的地方，用力蹬着，要那土即刻崩下去，算是得意好逛，心裏沒有

一點感受到危險和驚嚇！

笑了一會兒，他倆便跑到水邊，綠兒檢些石子，丟到塘裏，激得水花四濺，驚起蘆葦叢裏的小雀，飛伏不定；銀姑蹲在水邊，拿着小柳枝撥水，要撈那浮萍上翠鳥的落羽。正玩得出神，驀地塘那邊雜樹林中，呼的飛出一隻貓頭鷹，嗚！嗚！的叫着，去撲那岸邊的飛蟲，綠兒驟然看見，嚇得幾乎要哭出來，跑去扭住銀姑，將頭臉伏在她懷中躲着，吁吁的只喘氣，銀姑也嚇得閉上眼睛，緊緊摟着綠兒，好像大禍將臨的樣子，他倆個嬌麗的小龐兒，牢牢佯傍着，不敢動一動，一雙跳動的小心絃上，震滿了恐怖之音！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感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誰 之 力 量

?

本會所以有今日偉大之成績者，雖由於本會辦理之穩固可靠，然其最要之端，實由於多數富於常識之本會儲戶，深知本會之穩固可靠，決心入會，且能持久繼續，不為時下近利所惑，空談所誘，以至今日，乃能根基愈固，（保障儲款之財產表已達一千四百餘萬）希望愈大，（特獎之數已達三萬餘元）為任何機關所莫及，假使自今以後儲戶更多，本會之發達更甚，而希望亦將更無限量，世之有意儲蓄者，盍一注意之，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萬 國 儲 蓄 會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風雨之夜

沈家驥



陰霾的雲彩。已籠蓋了大地。那風裏也挾了充分的水腥。傾盆大雨。頃刻便至了。劉先生磕在那三個脚的書案上。看了回東周列國志。書上細小的字。漸覺模糊了。於是反擦着眼珠子。由闊邊眼鏡上緣外望了望門外天色。預想炳生航船快到了。便按着戒方。把桌子一擊。喝了聲「回去。」放了那四個高唱入雲的學生。

劉先生五十開外年紀了。他識得字。能够看書。能够寫信。因此很受全村人的敬仰。因着敬仰心普遍了。無論婦孺老幼。都稱他劉先生。那往日「阿虎」的名字。已無形消滅了。劉先生也非常自負。自從設館十五年來。便不肯再踏進過村尾的茶館。有時傍晚散館了。村裏人也能看見劉先生穿着常年如此的青布大褂。在路上獨自散步。卻因為劉先生喜歡當面依着「子曰孔子的聖人之道」教訓人家。所以非必要時。總遠遠避着劉先生的目光。

劉先生妻子而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奎生。因爲自小雙眼全瞎了。劉先生讓他學個算命的。如今在村裏和人家算算命合合婚。也還可以自活。小的叫炳生。炳生聰明靈俐。劉先生視爲克家之子。所以把自己一肚皮的經濟學問聖人之道。完全授給了炳生。炳生既得家傳。復盡量發展。居然在上海一家字號裏。由徒弟而升爲夥計了。

這天劉先生散館沒多會兒。奎生挾着三弦。扶着明杖也回來了。纔跨進大門。便仰着頭道。「航船還沒到咧。天又變了。」說着。摸進裏邊掛好了三弦。重走出來。劉師母從河灘上洗了菜淘了米回來。也道。「今天偏是逆風。炳生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到咧。」

劉師母嘴裏說。脚裏行。在屋的一角。支着個小竈。便生火煮起晚飯來。劉先生呆望着默坐的奎生。只是冥想。

兩點兒戛戛的來了。打門外直濺到奎生沒穿襪的脚上。於是奎生立起來把門掩上了。

劉師母支好了鍋。量好了水。下了米。加了些兒松柴。纔立起來點了盞一粒穀的煤油燈。遞在劉先生書桌上。微笑着道。「航船還不到。這些兒吃飯。等着炳生罷。」劉先生微微點了點頭。看見燈火太亮。

心想費了油。微嘆着擰低了些。又瞠着看列國志了。

奎生默默坐着。聽那怒瀑飛泉似的雨聲。虎嘯獅吼似的風聲。念着途中的阿弟。便捏着指頭盤算。劉師母飯煮熟了。菜出鍋了。炳生還沒來到。心裏便有些焦慌。瞧着那搖搖不定的燈光。舒着氣道。「怎麼還不來呢。……這樣大的風雨。航船不失事吧。……」

劉先生突然把目光移上劉師母臉上。嚴冷的道。「婦人女子之見。……我不是常給你們講着陰陽文嗎。只要居心正大。自有鬼神呵護。便再大些的風雨也無妨礙的。怕什麼呢。……」

奎生捏了食指頭。正是滿腹焦思。因着劉先生默默看書。不敢岔口。聽見開談了。便急急接着道。「炳生的時運真壞啊。四五月應見刀兵之災咧。現在這種時局。強盜多得利害。前天東村張老叔從城裏回來。時候晚了些。不是也遇了斷路強人嗎。真可怕呢。」說時頻頻點着頭。

劉師母忍不住了。開了門。望望門外。烏越越的一片。只有耀着門裏燈光的雨絲。一攢攢潑向劉師母臉上。身上打着。劉師母兀是不覺得。只倚着門兒凝神望着。

在煩亂的風雨聲中。隱隱有船檣擊水的聲音。逐遞而來。一聲聲擊動了劉師母的心弦。喜悅的情緒。

推出了滋潤的笑容。回頭望着劉先生道：「到了——」

劉先生把頭轉了轉。鼻子裏哼了聲。奎生熱烈的道：「來了嗎？」

劉師母一總沒有聽見屋子裏的聲音。只伸着頸項望。凝着神兒想。「炳生回來。不知又帶了多少錢回來。外邊忙碌辛苦。人許又瘦了許多了……」在劉師母冥想之中。櫓聲經過門前而又西去了。劉師母很失望的道：「還不是航船咧。怎麼還不來呢？」

劉先生餓了。先吃着飯。奎生側着耳朵仰着頭。劉師母還在門前等着。

劉先生自願吃過飯。靠在壁上。舉起一脚擱在另一條腿上。吸着旱煙。擗着既疏又短的幾莖黃鬚。一筒煙吸完了。引首望望。呆站在門前雨中的劉師母。感喟似的道：「炳生回來。不知帶些錢回來沒有。這三間草屋。更經不起風雨了。須得修理修理纔好呢。」

「可不是嗎。」劉師母頭也不回的道：「沿壁都溜水了。奎生這一陣的生意也太不興。不然先買些草補補。」

奎生伸了伸懶腰。冷冰冰的道：「今年春熟太壞了。誰還有錢辦什麼婚嫁。只累我也沒了進項。我看

不如等天好了。上城裏跟着師傅混混去罷。」

「又來了。」劉先生迅捷急促的說。「城裏去第一要進他們的幫。辛苦掙了錢。先得孝敬幫裏老頭子。去什麼——」

劉先生話還沒說完。劉師母又欣悅的喊着道。「來了。這回真來了。」

奎生靈敏的聽覺。也聽見了航船上「鏜——鏜」的小鑼聲。微笑着立起來道。「這真來了。差不多起更時分了。」

門前河裏。逐漸能閃爍的流過一疊一遞的燈光了。那小鑼的聲音。只在密雨嚴風中擊撞着。劉師母彷彿已聽見了船裏炳生的笑聲。只目不轉睛的望着那一點燈光。從水面上。雨陣中。逐漸清楚而擴大的移近面前來。船上一聲「後涇村到了。」那隻船便在門前傍岸。劉先生掌着那盞一粒穀。更一手擋着風。走近門前瞧着。奎生雖是不能看見什麼。也摸在門首靜靜聽着。劉師母已走近了河邊。熱烈的喚着「炳生。」炳生正提了個衣包跳上岸了。一把便抓住了劉師母道。「雨——大啊。快裏邊去罷。」劉師母笑着把炳生擁在前面。進了門。纔自己把門關上了。攪着衣服上的水道。「炳生你在

船裏沒漏濕衣服嗎。換換罷。別受了寒。」

炳生放下了衣包。叫應了劉先生和奎生。纔自在一邊舒了口氣坐下了。劉師母細細望着炳生的行動。覺得炳生走路有些蹣蹣拐拐的。驚疑的道。「你的腿怎麼樣。走路好像不便似的。」

炳生聽了。很吃驚的道。「啊——不啊。沒有什麼。許是在船裏坐久了。」

劉師母不能信似的細細把炳生打量了一轉。纔又去小竈裏添個火熱着飯。還疑慮着道。「沒有病嗎。」

炳生坐了坐。便從腰帶裏摸出十三塊大洋。立起來遞給劉先生道。「這還是上月的。這個月的工錢。還沒有領到咧。」劉先生接了錢。微微的一笑。臉色便隨着這十三塊洋錢。沈進袋子去了。奎生自坐在一旁。聽得洋錢聲。兀自吁嘆着。

劉師母只是疑着炳生的腿有病。所以炳生立起來。劉師母便留心着。坐在灶前小檯上。望低處很清楚。明明的看見炳生把左脚點着走。止不住又道。「不——炳生。你左腿一定有病。快想法醫治啊。窮人一世呢。」

炳生望了望劉先生劉師母臉色道：「沒要緊。說來話長咧。」說時劉師母已掀了鍋蓋。鍋裏熱騰騰的蓬着熱氣。一碗碗的盛着道：「吃飯罷。總又是自己不小心。唉。年輕人總不知道自己珍貴自己身體。」炳生接着劉師母手中的飯。先遞了碗給奎生。奎生雙手捧了飯道：「怎麼。腿跌壞了嗎。怎麼……。」炳生吃了口飯。邊嚼邊講的道：「倒也不是跌壞的。是給人家的槍打壞的。那天我正從路上走過。他們開槍打人。便把我的腳打壞了……。」

劉先生跳起來道。這還了得麼。這是甚麼一回事……劉師母禁不住哭起來了。奎生也哭起來。雨聲風聲兀是不息。燈焰幌幌搖着。劉先生瞪着眼向炳生望。劉師母拉着炳生的臂膀哭。奎生儘在自己腿上摸摸。炳生腿上摸摸。炳生嗚嗚咽咽的講着。和風雨聲攪成一片。

春來了

(祝良)

草苗，花蕊，自地上枝頭抽了起來；和風，由地角天涯吹了過來；燕子，黃鶯，在樹上唱出歌來；呀春來了呵！

春宵

(前人)

可惜春宵過短了；但是一般人，還以為太長呢！

愛神

(前人)

愛神呵！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知道麼？回答我吧！

劉先生妻子而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奎生。因為自小雙眼全瞎了。劉先生讓他學個算命的。如今在村裏和人家算算命合合婚。也還可以自活。小的叫炳生。炳生聰明靈俐。劉先生視為克家之子。所以把自己一肚皮的經濟學問聖人之道。完全授給了炳生。炳生既得家傳。復盡量發展。居然在上海一家字號裏。由徒弟而升為夥計了。

這天劉先生散館沒多會兒。奎生挾着三弦。扶着明杖也回來了。纔跨進大門。便仰着頭道。「航船還沒到咧。天又變了。」說着。摸進裏邊掛好了三弦。重走出來。劉師母從河灘上洗了菜淘了米回來。也道。「今天偏是逆風。炳生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到咧。」

劉師母嘴裏說。腳裏行。在屋的一角。支着個小竈。便生火煮起晚飯來。劉先生呆望着默坐的奎生。只是冥想。

雨點兒戛戛的來了。打門外直濺到奎生沒穿襪的腳上。於是奎生立起來把門掩上了。

劉師母支好了鍋。量好了水。下了米。加了些兒松柴。纔立起來點了盞一粒穀的煤油燈。遞在劉先生書桌上。微笑着道。「航船還不到。遲些兒吃飯。等着炳生罷。」劉先生微微點了點頭。看見燈火太亮。

心想費了油。微嘆着擰低了些。又瞋着看列國志了。

奎生默默坐着。聽那怒瀑飛泉似的雨聲。虎嘯獅吼似的風聲。念着途中的阿弟。便捏着指頭盤算。劉師母飯煮熟了。菜出鍋了。炳生還沒來到。心裏便有些焦慌。瞧着那搖搖不定的燈光。舒着氣道。「怎麼還不來呢……這樣大的風雨。航船不失事吧……」

劉先生突然把目光移上劉師母臉上。嚴冷的道。「婦人女子之見……我不是常給你們講着陰險文嗎。只要居心正大。自有鬼神呵護。便再大些的風雨也無妨礙的。怕什麼呢……」

奎生捏了食指頭。正是滿腹焦思。因着劉先生默默看書。不敢岔口。聽見開談了。便急急接着道。「炳生的時運真壞啊。四五月應見刀兵之災咧。現在這種時局。強盜多得利害。前天東村張老叔從城裏回來。時候晚了些。不是也遇了斷路強人嗎。真可怕呢。」說時頻頻點着頭。

劉師母忍不住了。開了門。望望門外。烏越越的一片。只有耀着門裏燈光的雨絲。一攢攢潑向劉師母臉上。身上打着。劉師母兀是不覺得。只倚着門兒凝神望着。

在煩亂的風雨聲中。隱隱有船櫓擊水的聲音逐遞而來。一聲聲擊動了劉師母的心弦。喜悅的情緒。

推出了滋潤的笑容。回頭望着劉先生道：「到了——」

劉先生把頭轉了轉。鼻子裏哼了聲。奎生熱烈的道：「來了嗎？」

劉師母一總沒有聽見屋子裏的聲音。只伸着頸項望。凝着神兒想。「炳生回來。不知又帶了多少錢回來。外邊忙碌辛苦。人許又瘦了許多了……」在劉師母冥想之中。櫓聲經過門前而又西去了。劉師母很失望的道：「還不是航船咧。怎麼還不來呢。」

劉先生餓了。先吃着飯。奎生側着耳朵仰着頭。劉師母還在門前等着。

劉先生自願吃過飯。靠在壁上。舉起一脚擱在另一條腿上。吸着旱煙。擗着既疏又短的幾莖黃鬚。一筒煙吸完了。引首望望。呆站在門前雨中的劉師母。感喟似的道：「炳生回來。不知帶些錢回來沒有。這三間草屋。更經不起風雨了。須得修理修理纔好呢。」

「可不是嗎。」劉師母頭也不回的道：「沿壁都溜水了。奎生這一陣的生意也太不興。不然先買些草補補。」

奎生伸了伸懶腰。冷冰冰的道：「今年春熟太壞了。誰還有錢辦什麼婚嫁。只累我也沒了進項。我看

不如等天好了。上城裏跟着師傅混混去罷。」

「又來了。」劉先生迅捷急促的說。「城裏去第一要進他們的幫。辛苦掙了錢。先得孝敬幫裏老頭子。去什麼——」

劉先生話還沒說完。劉師母又欣悅的喊着道。「來了。這回真來了。」

奎生靈敏的聽覺。也聽見了航船上「鏜——鏜」的小鑼聲。微笑着立起來道。「這真來了。差不多起更時分了。」

門前河裏。逐漸能閃爍的流過一疊一遞的燈光了。那小鑼的聲音。只在密雨嚴風中擊撞着。劉師母彷彿已聽見了船裏炳生的笑聲。只目不轉睛的望着那一點燈光。從水面上。雨陣中。逐漸清楚而擴大的移近面前來。船上一聲「後涇村到了。」那隻船便在門前傍岸。劉先生掌着那盞一粒穀。更一手擋着風。走近門前瞧着。奎生雖是不能看見什麼。也摸在門首靜靜聽着。劉師母已走近了河邊。熱烈的喚着「炳生。」炳生正提了個衣包跳上岸了。一把便抓住了劉師母道。「雨——大啊。快裏邊去罷。」劉師母笑着把炳生擁在前面。進了門。纔自己把門關上了。攬着衣服上的水道。「炳生你在

船裏沒漏濕衣服嗎。換換罷。別受了寒。」

炳生放下了衣包。叫應了劉先生和奎生。纔自在一邊舒了口氣坐下了。劉師母細細望着炳生的行動。覺得炳生走路有些蹣蹣拐拐的。驚疑的道。「你的腿怎麼樣。走路好像不便似的。」

炳生聽了。很吃驚的道。「啊——不啊。沒有什麼。許是在船裏坐久了。」

劉師母不能信似的細細把炳生打量了一轉。纔又去小竈裏添個火熱着飯。還疑慮着道。「沒有病嗎。」

炳生坐了坐。便從腰帶裏摸出十三塊大洋。立起來遞給劉先生道。「這還是上月的。這個月的工錢。還沒有領到咧。」劉先生接了錢。微微的一笑。臉色便隨着這十三塊洋錢。沈進袋子去了。奎生自坐在一旁。聽得洋錢聲。兀自吁嘆着。

劉師母只是疑着炳生的腿有病。所以炳生立起來。劉師母便留心着。坐在灶前小檯上。望低處很清楚。明明的看見炳生把左脚點着走。止不住又道。「不——炳生。你左腿一定有病。快想法醫治啊。窮人一世呢。」

炳生望了望劉先生劉師母臉色道：「沒要緊。說來話長咧。」說時劉師母已掀了鍋蓋。鍋裏熱騰騰的蓬着熱氣。一碗碗的盛着道：「吃飯罷。總又是自己不小心。唉。年輕人總不知道自己珍貴自己身體。」炳生接着劉師母手中的飯。先遞了碗給奎生。奎生雙手捧了飯道：「怎麼。腿跌壞了嗎。怎麼……。」炳生吃了口飯。邊嚼邊講的道：「倒也不是跌壞的。是給人家的槍打壞的。那天我正從路上走過。他們開槍打人。便把我的腳打壞了……。」

劉先生跳起來道：「這還了得麼。這是甚麼一回事……。」劉師母禁不住哭起來了。奎生也哭起來。雨聲風聲兀是不息。燈焰幌幌搖着。劉先生瞪着眼向炳生望。劉師母拉着炳生的臂膀哭。奎生儘在自己腿上摸摸。炳生腿上摸摸。炳生嗚嗚咽咽的講着。和風雨聲攪成一片。

春來了

(祝良)

草苗，花蕊，自地上枝頭抽了起來；和風，由地角天涯吹了過來；燕子，黃鶯，在樹上唱出歌來；呀！春來了呵！

春宵

(前人)

可惜春宵過短了；但是一般人，還以為太長呢！

愛神

(前人)

愛神呵！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知道麼？回答我吧！



夾縫中的生活

張碧梧

這真是一個怪異而難於解答的問題啊。窮苦階級中的人們。因為在飲食起居以及人生的一切需要上。會感受着重大的困苦。覺察到金錢勢力的偉大與可愛。便用種種方法向各處可能的地方。謀取金錢。這是應有的一種現象。至若擁有巨大資財的人們。對於金錢的觀念。總該比較的淡薄一些了。可是我們從經驗上觀察。可以瞧得出。反是窮人們。淡於金錢的觀念。越是有資財的人。謀取金錢的心越熱烈。謀取金錢的手段越惡辣。這是甚麼道理呢。這問題不是很難答覆嗎。

卽如上海那班號稱大房主的人們。既然一再的增加房租。要多收些金錢來。使得自家的生活格外舒展。使得自家在一般富翁

當中所處的地位格外抬高。然而他同時也該想到那些出了房租的人。也是爲着起居上的舒適啊。却是他們的心目中。祇存着一個「我」字。絕對的沒有「人」字的印象。祇知增進自家的幸福。對於租戶們的安寧。從不肯加以一些注意。因爲這一種情形。所以像我們這一般沒有財力購地建屋。祇得向那大房主租屋居住的人。雖已出了巨額的房租。却休想住到安適的房屋。房租雖年有增加。房屋本身上。却永遠沒有絲毫的改善。

我的新居。是上海最普通的一幢房屋。這房屋原是新近落成。外觀雖尚不差。內部的裝修。却很是簡陋。板壁上祇薄薄的塗了一層油漆。牆壁名是粉牆。却非但不白。而且高低不平。彷彿已經過

了悠久的年代。完全失掉了那新砌的整齊狀況。就可見這個房主的見解。和其餘那些房主們正是相同。祇要名義上是新落成。的房屋。好向租戶們多收些房租。甚麼建築的堅固。裝修的完美等等問題。一概都不在他的心上。

我既已出了巨額的租金。以後又須居住在這房屋中。便顯不得這房屋是別人家的。祇得假定這是我的房屋。於是我租定之後。就喚了幾個匠人們。粉的粉的漆。修飾了一番。這纔整潔可觀。可是這一筆修飾費用。又是幾十元去掉了。

我的家庭。原很簡單。不過既已成了個家庭。除掉那些器具和日常生活上必需的物件外。再有許多零碎東西。偏偏我那舊居和這新居。又距離得很遠。所以把那種種物件。一樣樣的搬過來。很覺得繁冗。我在搬家的這一天。一大早便起身。把場車夫喚了來。監督着他們搬運。遇着必要時。再跟隨着他們從舊居跑到新居。一直忙到中飯後。方纔搬完。我又在新居中略為佈置了一番。把各種應用的物件。都安排在適宜的地位。一直忙到天色已晚。纔算住手。依我的心思。本想鼓起殘餘的氣力。索性儘這一天工

夫。把各事都佈置妥當。怎奈像我們這樣文弱的人。平日裏未曾勞動慣。忙了這一天。已覺得身體疲憊得很。祇得暫為住手。先安睡一夜。使身體得到充分的休養。明天氣力自然大增。再繼續的佈置好了。左右這是家庭中的事。遲早一天。是絕無何等關鍵的。我吃了晚飯後。九點鐘剛正敲過。便上床睡了。我常聽見人家說。日間勞力。不啻是夜間的催眠劑。如今我覺得這真是經驗之談。因為我睡上床後。不多一會。便已沈沈的睡去了。也不知睡過了多少時候。我在神志昏沈之中。猛聽見嘩喇喇的一陣巨響。便立刻驚醒。祇因剛正驚醒。昏沈的神智。尚未及清明。不能發正確的辨出這聲響的來處。祇覺得這聲響的發作處。離開我的臥室。必然不遠。便以為不是在樓下。定是在亭子間中。於是我着實吃了一驚。暗想尚有許多物件放在樓下客堂裏。莫非有歹人日間聽見我們搬來。料定我們日間太辛苦了。夜裏必然好睡。便來偷竊物件。因偶不經心。碰落了甚麼不成。我既觸動了這個意念。便再也不敢安睡。忙凝神細聽。再有甚麼聲動靜。我細聽了片晌。果又聽見了許多聲音。也都聽得很清楚。不過既不是從樓下來的。也

不是從亭子間中來的。却是從左方隔壁人家傳送過來的。我並料定方纔那一陣巨響。必也是從那人家送過來的。但同時我又很奇怪隔壁人家和我的住屋。雖是緊接着。可是既有一牆之隔。聲音傳達過來。怎會如此清晰。有如是在一屋之中呢。我仔細想了一想。這纔明白其中的道理。像這種偷工減料造成的房屋。牆壁必然是單層的。單層的牆壁。何等澆薄。自然不能阻擋聲浪的傳播。牆壁的這一面稍爲有些聲音。便立刻傳播到那一面去了。我既斷定我屋中並無何等意外事。心中便寧貼了。復行閉上眼睛睡覺了。然而我的精神雖仍很疲困。却再也不能睡着。因爲從左方隔壁人家傳送過來的聲音。太高大而複雜了。起初我原竭力鎮定住心神。把左耳緊貼在枕頭上。再把被角遮住右耳。希圖使那些聲音不能送入我的耳鼓。擾亂我的神經。誰知這方法竟毫無功效。後來我因煩燥極了。便又想出一個怪異的方法。索性不再睡。凝神辨別那些聲音。也許因心有所屬。這疲憊的神經。反得比較的寧貼些。我得能緩緩的睡去。因爲施行這方法的結果。左方隔壁人家的種種聲音。我便辨別得十分清楚。簡直如同在

一室之中。原來那是四個婦女正在抄麻雀牌。牌拍的牌聲。連綿不斷的談話聲。和嘻嘻哈哈的笑聲。便造成了那一種驅退我的睡覺的繁響了。我又聽見其中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老三。你的福氣。總算好的了。嫁給這個姓王的。總算是稱心了。他年紀雖然老了些。但有的是錢。儘可供給你揮霍了。而且上了年歲的人。他曉得自家已老了。不能發得到年輕婦人的歡心。祇好拿錢去哄騙。無論甚麼事。絕不敢鬧一些脾氣。所以我常說我寧願嫁給有錢的老頭子。不願意去嫁那年輕的窮小子。不料我這心願未能滿足。你却達到這個目的了。一個畧帶啞啞的聲音。——大約便是老三了。——說道。謝謝罷。錢有甚麼希罕。像我們吃生意飯的人。憑着自家的身體。還怕弄不到錢嗎。老實說。我嫁給這姓王的。委實是出於無奈。誰會愛上這樣一個老頭子呢。祇怪我前兩年太荒唐了些。專喜歡和那班不三不四的人鬼混。賒錢給他們用。以致欠下了許多債。因此逼得無法。恰巧這姓王的老頭子要討我。我祇好假意嫁給他。讓他替我還清了債。再忍耐一兩年。弄他一筆錢。然後我走我的路。老實說。我倘真個嫁給他。不是倒了霉

嗎。那個尖銳的聲音又道。他討你時。我聽說他共用掉了上萬塊錢。當真嗎。老三道。是的。他單替我還債。已有六千塊錢了。……老頭子身上的事。說得太覺無趣。……二阿姐。你前天不是說替我介紹一個小白臉了。究竟怎麼樣呢。一個帶笑的聲音——自然是二阿姐了。——應道。小白臉多着呢。你倒真個要。我定介紹一個給你。……那個尖銳的聲音又道。二阿姐。我真佩服你的本領。我聽說你家老爺管束你很緊。你却竟能掉銷花。在外面租了兩三處小房子。儘量的取樂。把你家老爺悶在鼓裏。這還不算。再

有許多人才舉荐給別人。虧你了有這般大的本領。二阿姐放出沈重的聲音道。這算甚麼希奇。像我們做人家姨太太的人。倘然斷守着家中的一個男子。外面沒有兩三處小房子。也算不得是漂亮的姨太太呀。又有一個比較蒼老的聲音說道。老三。你放安分些罷。你嫁給這姓王的。還沒有多時債雖已還清。錢却弄得不

多。在外邊胡調。倘被他曉得了。……這話未說完。老三已道。怕甚麼。倘他曉得了。不要我了。我拔腳就走。他新近買給我的三千多塊錢的珠鑽。總是我的了。我既沒有債。又有這一些首飾。嫁人格

很容易。至多再吃一兩箇的生意飯罷了。二阿姐咯咯的笑着。老四究竟比我們年紀大了些。安分得多了。每月祇要幾百塊錢。吸吸鴉片烟。抄抄麻雀牌。就心滿意足。別的都不要了。老四。你真怪。像你家老爺那樣齷齪。一些不知講究。他雖每天給我幾百塊錢。我却一天也不願和他在一起。虧你的胃口好。再和他要好。這真是氣數咧。老四道。好了。好了。你們莫取笑我了。我不能和你們比呀。你們是年輕貌美。愛你們的人。自然很多。我却已老醜了。祇好安分些了。縱不安分。有誰來愛我呢。我如果輕上十歲年紀。包管也很會胡調。包管早和我家這個豬八戒似的斷絕往來了。我聽到這裏。心中已引起了種種的感觸。不願意再往下聽了。忙用被頭蒙上了頭。心中暗自想道。這抄麻雀牌的四個婦人。自必都是人家的姨太太。可笑伊們的丈夫。花了若干金錢。把伊們從堂子裏討了回來。平日再以巨數的金錢。供給伊們浪用。誰知伊們在背地裏的談話。竟然如此。倘然伊們的丈夫聽見了。心中總該很悔恨罷。其餘那班家有姨太太的人們。聽了這番話。諒必也很怕懼罷。

這一夜我未能得到安眠。第二天早起，仍覺得精神很疲困。這是日間有日間應做的事。那裏能有晝眠的機會。只得勉強打起精神。出外幹事。下午六點鐘後，方纔回到家中。匆匆的吃過晚飯。我對我妻子道：「昨天夜裏，隔壁人家，抄了一夜的麻雀牌，吵得我一夜未曾睡覺。你也睡得很不寧貼。今晚我們可早些睡了。你休息休息罷。」我想伊們昨夜辛苦了一夜，今夜未必再熬夜了。

我們未睡覺前，在屋中動作着。當然也有種種的聲音。隔壁人家雖有甚麼聲音，傳了過來，我們自然不很介意。及至睡上了床，屋中已靜寂無聲了。隔壁人家有一些聲響，我們便聽得很是清晰。這原是一定的情形啊。我們剛上床睡定，我的耳朵裏，立刻聽見一種刺耳的聲音。暗想道：「不好了，莫非左方隔壁人家又正組織抄麻雀牌嗎。倘果然是的，我不將又被吵得一夜不睡嗎。我忙凝神聽時，聽出這聲音並不是左方隔壁人家送來的。聲音的來源，却是在右方隔壁的人家。並聽出這聲音不是牌聲，也不是好幾個人的嘈雜的談笑聲。却是一男一女正在口角的聲音。我想這一男一女也許正是夫婦倆，不知爲着甚麼事，口角起來了。」

可笑睡覺的胆量真小。祇須有一些聲響，往往就會把他嚇醒。即如從右方隔壁人家送來的這聲音，並不甚麼強大可怖的。然而已把睡覺嚇得遠遠的跑開。我便遲遲的不能睡着了。我聽見這隔壁人家有一個婦女的發怒聲說道：「虧你是一個男子漢，虧你做我的丈夫。我向你要求這一些小事情，你竟不能答應嗎。做丈夫的，連這一些小東西也不能買給妻子，真個慚愧極了。接着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你這些話不知已說過了若干遍。我已聽得熟極了。你何必再背書般的說個不休呢。我已經再三的講給你聽。我並不是不肯買給你。實在因爲我近來做生意很不順手。外面已拉了許多虧空。何苦再向人家借幾百塊錢。買這不必需的鑽戒呢。而況你已有了一隻鑽戒。不過是碎鑽戒的，不是獨粒的罷了……」女的仍怒聲道：「這更是笑話了。一個人祇許有一隻鑽戒嗎。吳家奶奶，你是認識的呀。伊一個人就有五六隻獨粒的鑽戒。不都是伊丈夫買給伊的嗎。男的道：「我怎麼比得上那姓吳的。他家裏有上百萬的家財。我不過是憑着赤手空拳賺錢來使用呀。你我既是夫婦，你便該體諒我些。不應

這樣好虛榮。和伊們那種闊太太比較……女的起的哭了。哭着又道：「祇怪我命苦。嫁給你這樣的丈夫。不論甚麼事情。你總有一件稍爲稱心些……」男的截住伊的話頭道：「哭甚麼呢。我也不是絕對不肯買給你。不過是說綉綉幾個月。等我手頭活動些了。那時也許多花幾個錢。買一隻大些的給你。女的道：「我不要了。你縱然立刻買給我。我也不要了。論理。妻子要甚麼。不必開口。做丈夫的就該去買了來。這纔顯出體愛妻子的心。倘然必須等妻子開口。等妻子哭鬧了好久。方纔買來。那是含着十分勉強的意思。有甚麼希罕呢……」好好以後的日子長着呢。你既這樣對付我。可不能怪我不懂情義咧……我聽到這裏。覺得這一番話最好不會被我的妻子聽見。我忙朝伊睡時。見伊雙眼緊閉着。並聽出伊的呼吸十分平勻。分明已經睡着了。我便不敢翻動。生怕驚醒了伊。給伊聽見這隔壁人家婦人說的話。

我在吃早飯時。對我妻子說道：「昨天因爲右方隔壁人家的種種聲響。我又是大半夜未睡。直到天色快亮了。那種聲響已停止了。我纔睡了一會。我們搬到這裏。剛正兩天。我已是一夜半未得

安眠。以後倘夜夜如此。我如何支持得下呢。這固然是隔壁人家不顧公德。實在也是這牆壁太澆薄了。否則那些聲響。絕不會那樣清晰的傳過來。我雖這種情形。我們似乎不是住在房屋中。却分明是夾在一個較大的夾縫中罷了。這夾縫中的生活。倒委實難過下去呢。我想不如再搬一回……我話未說完。我妻子瞪了我一眼。已說道：「以前我們住的那房屋。原是我姑丈造了自家住的。工程既很考究。房屋又很寬大。住着自很舒適。至於這些房屋。却是那些財主們造了專租給別人家居住的。自然另是一種狀況。你說住在這裏。有如是過夾縫中的生活。想搬到別處去。要曉得你就是搬到了別處。必仍是有如在夾縫中。不過夾縫的地位換了一處罷了。夾縫生活的痛苦。却依舊是一般無二呀。」(完)

印精館書印務商

冊畫勝名

中國名勝	銅版	一冊	三元
美術名勝畫冊	珂羅版	二冊	各一元半
中國名勝	珂羅版	廿一種	各一元
直隸名勝	珂羅版	一冊	七角
北京宮苑名勝	珂羅版	一冊	七角
上海風景	珂羅版	一二集	各一元
中國風景畫	銅版	一二集	各四角
西湖風景畫	銅版	一冊	四角
無錫風景畫	銅版	一冊	四角

Lavol



治癩
聖藥
拉福祿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祇須用數
滴和平涼快之液——拉福祿——其刺戟與苦痛即去夜
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寶勒洋行經理 (八)

袖(341)

錄血碧華京

林紓著 拳匪之亂
畏廬先生滯留京師
本其目擊事變著為
此書詞多悲憤筆極
深刻洵非尋常筆記
所能比擬也

畏廬瑣記 一冊四角
畏廬漫錄 四冊一元

行發館書印務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觀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後。

第一集 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二至第十集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一集

- 忠傳 一册
續墨客揮犀 二册
復齋日記 一册
識小錄 四册
第二集 三册
消夏閒記摘鈔 三册
蓬窗類記 二册
山樵暇語 二册
霍涓涯家訓 一册
黃尊素說略 一册
第三集

- 四老人繁勝錄 一册
湖氏書畫鈔 二册
松下雜鈔 一册
彭氏見聞錄 合册
太僕行略 一册
明天文書 三册

- 第四集
尚書釋文 一册
華夷譯語 二册
匡山集 一册
趙氏家法筆記 一册

- 北湖集 二册
傍秋亭雜記 合册
敬業堂集補遺 一册
第五集 二册

- 存復齋集 二册
明紀事本末 編補 二册
扶風縣石刻記 一册
海濱外史 二册
書林外集 二册
第六集
脈望館書目 四册
唐石經考異 二册
同上補 一册

- 冥報記 一册
西山日記 四册
續名賢小記 一册
士直集 一册
遺餘錄 合册
九上語枕上語 一册
存復齋續集 一册
第八集 一册

- 山房集 四册
涇林續記 一册
西溪叢語 二册
鼓柁稿 一册

- 第九集
雪庵字遺 一册
鐙窗叢錄 二册
太和正音補 二册
磯園稗史 一册
南翁夢錄 一册
第十集
進呈書目 四册
所安遺集 一册
漢泉漫稿 一册
肅離集 一册
金困集 一册



訂婚的一日

蘇兆驥

向來抱獨身主義的我今天和閨女士訂婚了。我們的訂婚的動機，固然由於個人的需要而發，另外卻有一種神秘的潛勢力使我們不自主的趨向結合的途徑。——這種潛勢力含有迷醉性，使人失卻一切理智的聰明。或許研究兩性問題的人們認為是青年男女的衝動。並且他們要批評我們倆無定見。但我就我們經過的歷程，覺得我們的愛的發端點，並沒有盲目的任性的指揮和環境的逼迫。然而愛情總是盲目的。我要質問司愛之神，我們的結合，是不是就是我們終日俯伏在她的黃金座下虔求的？今天我們竟脫離朋友的花朵，成熟了未婚夫妻的果實。朋友們

聽得這個消息，大概要笑話我嗎。幾年來我不是顯著的獨身主義者麼？我不是痛惡女性的麼？我真的服膺蘇格拉底的名言：「見女子流淚，莫相信她。與美少年接吻，失精神的自由。」我今天只得讓他們嘲笑。

天色纔亮，我已從睡夢裏醒來。平時慣於食早睡，此時司睡之神不知怎的便放棄她的職權。我起身之後，只是在房間裏躺在一張藤榻上，默想着我的成功？我是住在姑母家裏，她的家人還沒有起身，只有一縷懶懶的朝陽的光射進窗來，照着我頰上的微笑。我看了幾行莫泊桑的「婦人之靈魂」的描寫文，忽而覺得

了悠久的年代。完全失掉了那新砌的整齊狀況。就可見這個房主的見解。和其餘那些房主們正是相同。祇要名義上是新落成的房屋。好向租戶們多收些房租。甚麼建築的堅固。裝修的完善等等問題。一概都不在他的心上。

我既已出了巨額的租金。以後又須居住在這房屋中。便顧不得這房屋究竟是別人家的。祇得假定這是我的房屋。於是我租定之後。就喚了幾個匠人們。粉的粉。漆的漆。修飾了一番。這纔整潔可觀。可是這一筆修飾費用。又是幾十元去掉了。

我的家庭。原很簡單。不過既已成了個家庭。除掉那些器具和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物件外。再有許多零碎東西。偏偏我那舊居和這新居。又距離得很遠。所以把那種種物件。一樣樣的搬過來。很覺得繁冗。我在搬家的這一天。一大早便爬起身。把塌車夫喚了來。監督着他們搬運。遇着必要時。再跟隨着他們從舊居跑到新居。一直忙到中飯後。方纔搬完。我又在新居中略為佈置了一番。把各種應用的物件。都安排在適宜的地位。一直忙到天色已晚。纔算住手。依我的心思。本想鼓起殘餘的氣力。索性儘這一天工

夫。把各事都佈置妥當。怎奈像我們這樣文弱的人。平日裏未曾勞動慣。忙了這一天。已覺得身體疲憊得很。祇得暫為住手。先安睡一夜。使身體得到充分的休養。明天氣力自然大增。再繼續的佈置好了。左右這是家庭中的事。遲早一天。是絕無何等關鍵的。我吃了晚飯後。九點鐘剛正敲過。便上床睡了。我常常聽見人家說。日間勞力。不啻是夜間的催眠劑。如今我覺得這真是經驗之談。因為我睡上床後。不一會。便已沈沈的睡去了。也不知睡過了多少時候。我在神志昏沈之中。猛聽見嘩喇喇的一陣巨響。便立刻驚醒。祇因剛正驚醒。昏沈的神智。尚未及清明。不能發正確的辨出這聲響的來處。祇覺得這聲響的發作處。離開我的臥室。必然不遠。便以為不是在樓下。定是在亭子間中。於是我着實吃了一驚。暗想。倘有許多物件放在樓下客堂裏。莫非有歹人日間瞧見我們搬來。料定我們日間太辛苦了。夜裏必然好睡。便來偷竊物件。因偶不經心。碰落了甚麼不成。我既觸動了這個意念。便再也不敢安睡。忙凝神細聽。再有甚麼麼動靜。我細聽了片晌。果又聽見了許多聲音。也都聽得很清楚。不過既不是從樓下來的。也

不是從亭子間中來的。却是從左方隔壁人家傳送過來的。我並料定方纔那一陣巨響。必也是從那人家送過來的。但同時我又很奇怪隔壁人家和我的住屋。雖是緊接着。可是既有一牆之隔。聲音傳達過來。怎會如此清晰。有如是在一屋之中呢。我仔細想了一想。這纔明白其中的道理。像這種偷工減料造成的房屋。牆壁必然是單層的。單層的牆壁。何等澆薄。自然不能阻擋聲浪的傳播。牆壁的這一面稍爲有些聲音。便立刻傳播到那一面去了。我既斷定我屋中並無何等意外事。心中便寧貼了。復行閉上眼睛睡覺了。然而我的精神雖仍很疲困。却再也不能睡着。因爲從左方隔壁人家傳送過來的聲音。太高大而複雜了。起初我原竭力鎮定住心神。把左耳緊貼在枕頭上。再把被角遮住右耳。希圖使那些聲音不能送入我的耳鼓。擾亂我的神經。誰知這方法竟毫無功效。後來我因煩燥極了。便又想出一個怪異的方法。索性不再睡。凝神辨別那些聲音。也許因心有所屬。這疲憊的神經。反得比較的寧貼些。我得能緩緩的睡去。因爲施行這方法的結果。左方隔壁人家的種種聲音。我便辨別得十分清楚。簡直如同在

一室之中。原來那是四個婦女正在抄麻雀牌。辟拍的牌聲。連綿不斷的談話聲。和嘻嘻哈哈的笑聲。便造成了那一種驅退我的睡覺的繁響了。我又聽見其中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老三。你的福氣。總算好的了。嫁給這個姓王的。總算是稱心了。他年紀雖然老了些。但有的是錢。儘可供給你揮霍了。而且上了年歲的人。他曉得自家已老了。不能發得到年輕婦人的歡心。祇好拿錢去哄騙。無論甚麼事。絕不敢鬧一些脾氣。所以我常說我寧願嫁給有錢的老頭子。不願意去嫁那年輕的窮小子。不料我這心願未能滿足。你却達到這個目的了。一個畧帶啞啞的聲音。——大約便是老三了。——說道。謝謝罷。錢有甚麼希罕。像我們吃生意飯的人。憑着自家的身體。還怕弄不到錢嗎。老實說。我嫁給這姓王的。委實是出於無奈。誰會愛上這樣一個老頭子呢。祇怪我前兩年太荒唐了些。專喜歡和那班不三不四的人鬼混。賄錢給他們用。以致欠下了許多債。因此逼得無法。恰巧這姓王的老頭子要討我。我祇好假意嫁給他。讓他替我還清了債。再忍耐一兩年。弄他一筆錢。然後我走我的路。老實說。我倘真個嫁給他。不是倒了霉

嗎。那個尖銳的聲音又道。他討你時。我聽說他共用掉了上萬塊錢。當真嗎。老三道。是的。他單替我還債。已有六千塊錢了。……老頭子身上的事。說了太覺無趣。……二阿姐。你前天不是說替我介紹一個小白臉了。究竟怎麼樣呢。一個帶笑的声音——自然便是二阿姐了。——應道。小白臉多着呢。你倘真個要。我定介紹一個給你。……那個尖銳的聲音又道。二阿姐。我真佩服你的本領。我聽說你家老爺管束你很緊。你却竟能掉銷花。在外面租了兩三處小房子。儘量的取樂。把你家老爺悶在鼓裏。這還不算。再有許多人才舉荐給別人。虧你了有這般大的本領。二阿姐放出沈重的聲音道。這算甚麼稀奇。像我們做人家姨太太的人。倘然斷守着家中的一個男子。外面沒有兩三處小房子。也算不得是漂亮的姨太太呀。又有一個比較着老的声音說道。老三。你放安分些罷。你嫁給這姓王的。還沒有多時。債雖已還清。錢却弄得不多。在外邊胡調。倘被他曉得了。……這話未說完。老三已道。怕甚麼。倘他曉得了。不要我了。我拔腳就走。他新近買給我的三千多塊錢的珠鑽。總是我的了。我既沒有債。又有這一些首飾。嫁人格

很容易。至多再吃一兩節的生意飯罷了。二阿姐咯咯的笑着。老四究竟比我們年紀大了些。安分得多了。每月祇要幾百塊錢。吸鴉片烟。抄抄麻雀牌。就心滿意足。別的都不要了。老四。你莫見怪。像你家老爺那樣醜態。一些不知講究。他雖每天給我幾百塊錢。我却一天也不願和他在一起。虧你的胃口好。再和他很要好。這真是氣煞咧。老四道。好了。好了。你們莫取笑我了。我不能和你們比呀。你們是年輕貌美。愛你們的人。自然很多。我却已老醜了。祇好安分些了。縱不安分。有誰來愛我呢。我如果輕上十幾年紀。包管也很會胡調。包管早和我家這個豬八戒似的斷絕往來了。我聽到這裏。心中已引起了種種的感觸。不願意再往下聽了。忙用被頭蒙上了頭。心中暗自想道。這抄麻雀牌的四個婦人。自必都是人家的姨太太。可笑伊們的丈夫。花了若干金錢。把伊們從堂子裏討了回來。平日再以巨數的金錢。供給伊們浪用。誰知伊們在背地裏的談話。竟然如此。倘然伊們的丈夫聽見了。心中總該很悔恨罷。其餘那班家有姨太太的人們。聽了這番話。諒必也很怕懼罷。

這一夜我未能得到安眠。第二天早起，仍覺得精神很疲困。祇是日間有日間應做的事，那裏能有晝眠的機會。只得勉強打起精神，出外幹事。下午六點鐘後，方纔回到家中，匆匆的吃過晚飯。我對我妻子道：「昨夜裏，隔壁人家抄了一夜的麻雀牌，吵得我一夜未曾睡覺。你也睡得很不寧貼。今晚我們可早些睡了，休息休息罷。我想你們昨夜辛苦了一夜，今夜未必再熬夜了。」

我們未睡覺前，在屋中動作着。當然也有種種的聲音。隔壁人家雖有甚麼聲音，傳了過來，我們自然不很介意。及至睡上了床，屋中已靜寂無聲了。隔壁人家有一些聲響，我們傾聽得很是清晰。這原是一定的情形啊。我們剛上床睡定，我的耳朵裏，立刻聽見一種刺耳的聲音。暗想道：「不好了，莫非左方隔壁人家又正組織抄麻雀牌嗎。倘果是的，我不將又被吵得一夜不睡嗎。我忙凝神聽時，聽出這聲音並不是左方隔壁人家送來的。聲音的來源，却是在右方隔壁的人家。並聽出這聲音不是牌聲，也不是好幾個人的嘈雜的談笑聲，却是一男一女正在口角的聲音。我想這一男一女也許正是夫婦倆。不知爲着甚麼事，口角起來了。」

可笑睡覺的胆量真小。祇須有一些聲響，往往就會把他嚇醒。即如從右方隔壁人家送來的這聲音，並不甚麼強大可怖的。然而已把睡覺嚇得遠遠的跑開。我便遲遲的不能睡着了。我聽見這隔壁人家有一個婦女的發怒聲說道：「虧你是一個男子漢，虧你做我的丈夫。我向你要求這一些小事情，你竟不能答應嗎。做丈夫的，連這一些小東西也不能買給妻子，真個慚愧極了。接着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你這些話不知已說過了若干遍。我已聽得熟極了。你何必再背書般的說個不休呢。我已經再三的講給你聽。我並不是不肯買給你。實在因爲我近來做生意很不順手。外面已拉了許多虧空。何苦再向人家借幾百塊錢。買還不必需的鑽戒呢。而况你已有了一隻鑽戒。不過是碎鑽鑲的，不是獨粒的罷了……」女的仍怒聲道：「這更是笑話了。一個人祇許有一隻鑽戒嗎。吳家奶奶，你是認識的呀。伊一個人就有五六隻獨粒的鑽戒。不都是伊丈夫買給伊的嗎。男的道：「我怎麼比得上那姓吳的。他家裏有上百萬的家財。我不過是憑着赤手空拳賺錢來使用呀。你我既是夫婦，你便該體諒我些。不應

這樣好虛榮。和伊們那種闊太太比較……女的紐約的哭了。哭着又道。祇怪我命苦。嫁給你這樣的丈夫。不論甚麼事情。你想有一件稍為稱心些……男的載住伊的話頭道。哭甚麼呢。我也不是絕對不肯買給你。不過是說稍緩幾個月。等我手頭活動些了。那時也許多花幾個錢。買一隻大些的給你。女的道。我不要了。你縱然立刻買給我。我也不要了。論理。妻子要甚麼。不必開口。做丈夫的就該去買了來。這纔顯出體愛妻子的心。倘然必須等妻子開口。等妻子哭鬧了好久。方纔買來。那是含着十分勉强的意思。有甚麼希望呢……好好。以後的日子長着呢。你既這樣對付我。可不能怪我不懂情義咧……我聽到這裏。覺得這一番話最好不會被我的妻子聽見。我忙朝伊瞞時。見伊雙眼緊閉着。並聽出伊的呼吸十分平勻。分明已經睡着了。我便不敢翻動。生怕驚醒了伊。給伊聽見這隔壁人家婦人說的話。

我在吃早飯時。對我妻子說道。昨天因為右方隔壁人家的種種聲響。我又是大半夜未睡。直到天色快亮了。那種聲響已停止了。我纔睡了一會。我們搬到這裏。剛正兩天。我已是一夜半未得

安眠。以後倘夜夜如此。我如何支持得下呢。這固然是隔壁人家不顧公德。實在也是這牆壁太澆薄了。否則那些聲響。絕不會那樣清晰的傳過來。我雖這種情形。我們似乎不是住在房屋中。却分明是夾在一個較大的夾縫中罷了。這夾縫中的生活。倒委實難過下去呢。我想不如再搬一回……我話未說完。我妻子瞪了我一眼。已說道。以前我們住的那房屋。原是我姑丈造了自家住的。工程既很考究。房屋又很寬大。住着自很舒適。至於這些房屋。却是那些財主們造了專租給別人家居住的。自然另是一種狀況。你說住在這裏。有如是過夾縫中的生活。想搬到別處去。要曉得你就是搬到了別處。必仍是有如在夾縫中。不過夾縫的地位換了一處罷了。夾縫生活的痛苦。却依舊是一般無二呀。(完)

印精館書印務商

冊畫勝名

中國名勝	銅版	一冊	三元
美術名勝畫冊	珂羅版	二冊	各一元半
中國名勝	珂羅版	廿一種	各一元
直隸名勝	珂羅版	一冊	七角
北京宮苑名勝	珂羅版	一冊	七角
上海風景	珂羅版	一二集	各一元
中國風景畫	銅版	一二集	各四角
西湖風景畫	銅版	一冊	四角
無錫風景畫	銅版	一冊	四角

圖(341)

Lavol



治癩 聖藥 拉福祿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祇須用數
滴和平涼快之液——拉福祿——其刺戟與苦痛即去夜
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寶勒洋行經理 (八)

錄血碧華京

林紆著 拳匪之亂
畏廬先生滯留京師
本其目擊事變著為
此書詞多悲憤筆極
深刻洵非尋常筆記
所能比擬也

畏廬瑣記 一冊四角
畏廬漫錄 四冊一元

行發館書印務商

行發館書印務商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後。

第一集 八册

連史紙 三元半

第二集 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毛邊紙 二元

第一集

忠傳

一册

續墨客揮犀

二册

復齋日記

一册

識小錄

四册

第二集

消夏閒記摘鈔

三册

蓬窗類記

一册

山樵暇語

二册

霍渭涯家訓

一册

第三集

黃尊素說略

一册

四 湖老人繁勝錄 一册

孫氏書畫鈔 二册

松下雜鈔 一册

彭氏見聞錄 合一册

太僕行略 三册

明 天文書 三册

第四集

尚書釋文 一册

華夷譯語 二册

匡山集 一册

趙氏家法筆記 一册

北湖集

二册

第五集

敬業堂集補遺 合一册

明紀事本末 二册

存復齋集 二册

扶風縣石刻記 一册

海濱外史 一册

書林外集 二册

第六集

唐石經考異 四册

同上補 二册

冥報記 一册

第七集

西山日記 四册

續名賢小記 一册

士苴集 一册

道餘錄 合一册

存復齋續集 一册

第八集

山房集 四册

涇林續記 一册

西溪叢語 二册

鼓枻稿 一册

第九集

雪庵字要 一册

鐙窗叢錄 二册

太和正音補 二册

礪園稗史 一册

南翁夢錄 一册

第十集

進呈書目 四册

所安遺稿 一册

漢泉漫稿 一册

肅離集 一册

金困集 一册



訂婚的一日

蘇兆驥

向來抱獨身主義的我今天和閨女士訂婚了。我們的訂婚的動機，固然由於個人的需要而發，另外卻有一種神秘的潛勢力使我們不自主的趨向結合的途徑。——這種潛勢力含有迷醉性，使人失卻一切理智的聰明。或許研究兩性問題的人們認為是青年男女的衝動。並且他們要批評我們倆無定見。但我就我們經過的歷程，覺得我們的愛的發腳點，並沒有盲目的任性的指揮和環境的逼迫。然而愛情總是盲目的。我要質問司愛之神，我們的結合，是不是就是我們終日俯伏在她的黃金座下虔求的？今天我們竟脫離朋友的花架，成熟了未婚夫妻的果實。朋友們

聽得這個消息，大概要笑話我嗎。幾年來我不是顯著的獨身主義者麼？我不是痛惡女性的麼？我眞的服膺蘇格拉底的名言：「見女子流淚，莫相信她。與美少年接吻，失精神的自由。」我今天只得讓他們嘲笑了。

天色纔亮，我已從睡夢裏醒來。平時慣於貪早睡，此時司睡之神不知怎的便放棄她的職權。我起身之後，只是在房間裏躺在一張藤榻上，默想着我的成功？我是住在姑母家裏，她的家人還沒有起身，只有一縷惺惺的朝陽的光射進窗來，照着我頰上的微笑。我看了幾行莫泊桑的「婦人之靈魂」的描寫文，忽而覺得

厭了，就把牠合攏了，放在榻旁的椅子上。我的敏銳的神經使我生了一陣感冒似的寒顫。我的想像力起了作用。

我看了姑母的臥室一眼。那臥室的門是緊閉着。房裏似乎有些響聲，大概她要起牀了。我對於我的姑母十分的尊敬，又十分的親愛。道由於她是時常注意我的婚事。我雖是抱獨身的主義，然而對於任何人關心我的配偶問題的，總是感激，以爲他總算是和我這有怪特性質的人國己。何況她是盡力的一個呢！

我以前曾和女性發生過戀愛，曾和人家談過婚，總沒有得着美的結果。然而姑母爲我曾擔過憂，費過思量。她的臉上的皺紋，至少有一條是爲我而生的。她給我許多暗示和明訓，使我幼弱的迷路的羔羊，得尋着一條最後的途程——人生的軌道。無論這個行程是趨向光明，或是黑暗，已經不至於徬徨在煩惱的情愛的莽原中了，已經使我和世俗同東流的水，一般的不肯道而聽了。我對於她，就是犧牲了一切，也只有雙手捧起感謝的心。姑母開了房門，笑嘻嘻的對我說，「你已經起身了！」在她的一笑裏卻蘊藏着無限的慶祝我們的言辭。我當時也只報了微微

的一笑，說了一聲「姑母早呀！」她便匆匆的扶着梯子下了樓。我從藤榻上坐起來，心裏充滿着悵惘。我好像擔了一分心事了。我竭力的想經營我肩下壓着回想往事的思潮，立在樓窗邊去遠眺一會。禮拜堂的屋頂和一座有名的古寺的高殿都籠着紗也似的薄霧，我聯想到披着紅紗的新嫁娘了。她立在禮堂上，在她的紗單裏，用她的含羞的眼眸，從藍水晶眼鏡裏，覷着立在她的身邊的新郎，這時心頭該有點跳盪了。

女僕送上洗臉水，她的腳步的聲音使我仍舊坐到藤榻上，裝着很安靜的態度。她平時只是忙着服侍家裏的人，臉上很少愉快的顏色。今天她看見了我，卻在脣角上露了一個苦笑。她真可憐呀。她知道今天是我訂婚的日子，她羨慕我們的心總敵不過自己觸動的傷感嗎。我以前聽得姑母說過她的引人同情的歷史。她的丈夫早已拋棄她。加之她的丈夫的母親曾經虐待她三四年。如今她只得寄生在別人家裏。我不忍看她的苦笑，洗我的臉了。

她立着一會，一言不發，我沒有看見她的臉色，也猜不透她的隱

度。她開口說，「太太已經叫四爺（我的表姊的丈夫）去買禮物了。」我祇哼了一聲。她接着說，「二爺好福氣，閨小姐常到這裏來，我們都覺得她的性子很溫和。」我忍不住笑了。她閃着眼睛，好像在她的簡單的腦子翻開了頭簿。和我說了許多誇讚她的話，我只是屏着氣聽她的報告。她儘滔滔不絕的講着，彷彿牧師們佈道一樣，不問人們相信或是不相信，他們總是說得天花亂墜。樓下忽然起了一陣歡笑的聲浪。她纔切斷了纏綿的語絲。

好像過新年似的，我表姊的女兒抱了孩子回來。她飛跑上樓，我知道她想和多年在外的姪男會晤的心是十分急切。我和她初見的時候，說不出什麼話，只不過把她的白胖的孩子接到臂膀裏。她今年二十一歲了。我在小時候，和她同過學，那時是在父親的書塾裏。我們散學之後常常在一起簸錢踢球。書塾裏還有一個女孩子，現在和她一樣早已出嫁了。她出嫁的時候，我沒有參與她的婚禮。我已在上海讀書。今天看見她，又看見她的四個月大的孩子，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同學彭亞癩。他和她都是我父親的學生。他們是由我父親證婚的。他們雙方的家庭的感情極好，

她們自幼在一起，這樣的婚姻的基礎是築在自然的土地上的。她們結婚後一年便生了一個孩子，可算是愛的結晶。親友們誰不噴着嘴呢？尤其是她們生的是個男孩子，在世俗的眼光裏樹着鮮明的幸福的旗幟。我抱着外孫，自己覺得我是老大了，心裏暗暗的說，「可愛的今天呀！不是你，我要增添許多傷秋的诗稿了。」

男女和我約略談談別後的情形，她覺得這些話是不大要緊的，就提高喉嚨喊，「媽媽，媽媽，快的上樓來，把二舅預備送給舅母的戒指拿出來給我看。」我忘掉我的慚愧了。舅女的妝奩和丈夫的聘禮都是極貴重的。他們都是富家的子女，不像我這窮漢。然而我只覺得驕傲，以為我雖是送給她一副黃金的戒指，他和他的家人要當作一副鑽戒指看待。當我的表姊從櫃裏拿出我備的戒指來的時候，我看着舅女的把弄，我的確是驕傲。舅女笑着說，「二舅要送給我一樣什麼東西？我替你們久已介紹了。不獨介紹，我替你們傳達多少消息。今天你們倆訂婚的喜日到了，萬不能拋開我的一番盛情，你拿什麼送給我？」

度。她開口說，「太太已經叫四爺（我的表姊的丈夫）去買禮物了。」我祇哼了一聲。她接着說，「二爺好福氣，閨小姐常到這裏來，我們都覺得她的性子很溫和。」我忍不住笑了。她閃着眼睛，好像在她的簡單的腦子翻開了頭簿。和我說了許多誇讚她的話，我只是屏着氣聽她的報告。她儘滔滔不絕的講着，彷彿牧師們佈道一樣，不同人們相信或是不相信，他們總是說得天花亂墜。樓下忽然起了一陣歡笑的聲浪。她幾切斷了纏綿的語絲。好像過新年似的，我表姊的女兒抱了孩子回來。她飛跑上樓，我知道她想和多年在外的姪舅會晤的心是十分急切。我和她初見的時候，說不出什麼話，只不過把她的白胖的孩子接到臂膀裏。她今年二十一歲了。我在小時候，和她同過學，那時是在父親的書塾裏。我們散學之後常常在一起簸錢踢球。書塾裏還有一個女孩子，現在和她一樣早已出嫁了。她出嫁的時候，我沒有參與她的婚禮。我已在上海讀書。今天看見她，又看見她的四個月大的孩子，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同學彭亞癩。他和她都是我父親的學生。他們是由我父親證婚的。他們雙方的家庭的感情極好，

她們自幼在一起，這樣的婚姻的基礎是築在自然的土地上的。她們結婚後一年便生下了一個孩子，可算是愛的結晶。親友們誰不噴着嘴呢？尤其是她們生的是個男孩子，在世俗的眼光裏樹着鮮明的幸福的旗幟。我抱着外孫，自己覺得我是老大了，心裏暗暗的說，「可愛的今天呀！不是你，我要增添許多傷秋的诗稿了。」

甥女和我約略談談別後的情形，她覺得這些話是不大要緊的，就提高喉嚨喊，「媽媽，媽媽，快的上樓來，把二舅預備送給舅母的戒指拿出來給我看。」我忘掉我的慚愧了。甥女的妝奩和她丈夫的聘禮都是極貴重的。他們都是富家的子女，不像我這窮漢。然而我只覺得驕傲，以為我雖是送給她一副黃金的戒指，他和他的家人要當作一副鑽戒指看待。當我的表姊從櫥裏拿出我偏的戒指來的時候，我看着甥女的把弄，我的確是驕傲。

甥女笑着說，「二舅要送給我一樣什麼東西？我替你們久已介紹了，不獨介紹，我替你們傳達多少消息。今天你們倆訂婚的喜日到了，萬不能拋開我的一番盛情，你拿什麼送給我？」

我悻悻着說，「你要什麼，我就辦來送給你。」

她的母親也拍着我的肩膀了。

她還逼緊着說，「二舅不肯說，叫我自己說，不如直接說不肯。你拿出錢來買戒指送給蘭，多麼願意。我昨天在她家裏，她的姊姊和我說過，你到上海去要買點禮物送給我，還要買點送給她。我們都是功臣，有功自然要受祿。」芝和我的未婚妻兩個姊妹都是她的同學，並且是圍中的密友。我終年在在外，終日和異鄉人周旋，普通應酬之外，毫沒有和女子接觸的機會，於是不想求婚，漸漸咒詛女性，成爲迂怪的獨身者。好關心的姑母每年見我回鄉，都要把我的婚事提起。我家是在鄉間。鄉間的女子對於我都避開，我常常覺得奇怪。難道她們都已猜着我是一個高傲的自私的人了麼？或者她們都是生長在農家，沒有受過教育又沒有學過實際，對於我這受過繁華社會薰染的少年，絕了她們的希冀麼？我的婚事的遲緩，常引起衰老的父母的憂慮。他們只是憂慮，也沒有辦法。我回鄉以後先在父母的住宅裏住一個月。在這一個月裏，生活方面非常浪漫。露水沾濕的田裏的路上，楊柳陰裏的橋

邊，我不是散步，便是聽蟬、釣魚。而且就是一塊破籬笆，一張懸在壁上的搖籃，一株鋸去的梨樹的根，或是池塘邊的幾株狗尾草和羊齒植物，都叫我溫存舊夢，消磨我寂寞中的光陰。我的暑假的三分之二是在安靜的鄉間度去，其餘的便在城裏姑母家。甥女們的朋友是很多的，我雖不去和她們親近，但她們從她那裏早熟悉我的爲人。芝和蘭和她尤其親密。我看見她們姊妹兩個的次數比別人要多。我今天和蘭訂婚了。甥女和芝的獻功大概不是行詐，也是應有的。

我們歡笑的當兒，姑母跑上樓來說，「一齊到下面去。小舅舅臉皮嫩，不可和他說笑話。禮物都備齊了。」

我跟着她們走到樓下的客堂裏，看見兩隻禮盤裏放着四樣禮物，都是合乎我的寒素的身分的。只有一副金戒指略貴重些。牠是放在一隻首飾盒子裏，上面被表姊繫着紅綠的絨線。甥女嫌戒指上沒有我的名字。我因爲明天就要回到上海服務，來不及等首飾店裏鑲字。然而我只盼望我的名字刻在她的心上，不一定要帶在她的手上，所以我也不懊惱。

這禮到闈家裏去的是表姊夫和彭亞癩。亞癩長得比以前高了。他本是個頑皮的孩子，就是現在做了父親，還是有幾分孩子氣。他嘻皮笑臉的說，「二舅自己領禮去罷，我們作陪。」他這一句話纔說出口，姑母搖搖頭說，「他不能去。舅爹爹才歸天沒有多時咧。」

他們去了。我回到樓上，看看腳上穿着的麻布鞋子，淚點撲簌簌的落下來。我默想着已死的父親。他的靈魂沒有離開他的軀殼的時候，曾聽得姑母和他談及我和蘭可以議婚。我那時還在異鄉，就沒有趁早把訂婚的手續做完，叫老人放心。實在我那時還是守着獨身的素志。等到我回家，他的胃病已經治不好了。他睡在牀上連翻身也不能。他已經四十天不進湯水。他見我和哥哥歸來，心裏比平時還要歡喜，可是氣息微弱，不能把他所要囑付我們的話完全說出。我們把耳朵緊靠着他的瘦削的面頰，纔聽得他斷續不全的幾句，「我死也罷了，一切都可放下，只有雲（指我）的婚事未定，我心終不能安。姑母說過蘭的，我當時忙着吃藥……就沒有定奪……我終不放心……他的婚……事。」他

只說了這幾句，以後便不能再說什麼，只臉一繃繃似的氣在嘴裏。沒有幾天，他恆拋了他心愛的兒子們往天國裏去了。

我的堅持的獨身的主義和冰一般的堅固，被父親遺囑三言兩語溶解了，蒸發得無形無蹤了。我幫同哥哥在悲哀中辦完他的葬事。我跪在他的墓前。求他原諒我從前的固執，使他最後還不能了清兒女之事。我決意要和蘭訂婚的動力發展了。我就到姑母家裏，姑母見她的弟弟死了，姪兒還沒有成家，也流着淚勸我早些訂婚。我今天不怕別人嘲笑我這個偽獨身主義者。我是受父親鍾愛的人，我只要博得他歡喜，什麼世俗的譏諷，算得什麼呢？父親在天之靈，我想這時要駕着仙鶴，俯視着送禮的人們。他大概是在掀髯大笑了。我的良心覺得今天我們的訂婚可以安慰失去的父親！而我終恨我的悔悟遲了。

我追想父親的聲音，笑貌，越想越記不清楚，我埋着我的頭，伏在桌子上啜泣了，連表姊立在我身旁都不知道。她用手推了我幾下說，「別要哭，你今天訂了婚，舅爹爹在陰間要笑起來。」我拍起了頭，用手巾揩乾了淚珠，悲切的說，「姊姊，父親那裏

還知道！她肯定的說，「他一定知道的。他一定快活的，因為他到我家來看病的時候，我們就說起此事，今天的成功，安得不說是得着他冥助的力量？你不要坐着悲苦，出去走一輪，尋幾個朋友談談，再回來吃飯。」我經她再三的催促，就跟賸的出了門。往那裏去呢？父親在城裏教書的幾年這裏是我舊游之地。街兩邊的店舖只有幾家更換了主人，大多數是認識我的。我走過店門口，把頭傾着，不顧和店裏的熟人招呼。我以為一個人失了父親或是母親是無上不幸的。我想去尋個朋友談談，略減一些哀痛，但不幸的人怕人厭惡，所以經過一個老友的口，先趕起不前，後來決心溜過去了。

「二先生，到我家來坐坐。」我聽得身子後面有個女人的聲音，連忙回過頭來。原來是湘。我的心絃忽然奏着悲涼的調子。我的父親在城裏的時候，我常常往她家去玩耍。她比我大幾歲，在我到上海讀書的前幾年就出嫁了。我見了她反有些羞愧，笑了一笑就跟她進了屋子。

我們剛到客室的門前，一個六歲的孩子從裏面跑出來，拉住她

的衣角。我說，「這孩子是誰？」

她的臉忽然的紅了。我接着低聲說，「是令郎麼？」她點頭代答，又命孩子去拿紙煙來給我吃。我一連吃了兩捲紙煙，尼古丁的麻醉力總克服不下我回憶的愁城。

我坐在有彈簧的沙發裏，只吸着煙。廬子裏演着十年前的一幕喜劇了。

一個裝飾精緻的臥室裏，兩個老太太對坐着閒談。牀上躺着一個面目姣好的女郎，對面椅子上坐着一個天真爛漫的十五歲的童子。他央求那個女郎說，「好姊姊，你講山海經我聽嗎？」

他假板了臉說，「昨天我們猜謎子，誰猜錯了，該打手心一下。你猜錯了沒有給我打。今天那個肯再和你多說。」

他有些作慌了，他連忙說，「好姊姊，饒我一次罷。」她不理他。把臉轉到牀裏面去。

他跑到牀前，推她說，「好姊姊，你現在打嗎？」她轉過臉來的時候，看見他伸出他的雪白的手來，忍不住要笑了。

她用兩隻指頭在他手心裏用力一打，低聲笑着問他說，「痛麼？」

他很爽快的說，「姊姊打了痛也好。」

她擠了一擠眼睛說，「聽我的山海經罷。從前有一座大山，山上有一隻大猴子，他是猴子裏的大王，猴子都怕他，就是人們也怕他。」

他插嘴說，「姊姊，他吃人麼？」

她用手巾把笑着的唇嘴掩住了，又把待發的笑聲咽下去說，

「山上有一棵橘子樹，樹上的橘子有笆斗大，人們都沒有這樣的橘子吃。他不吃人，他吃橘子。他吃完橘子，把皮拋到山下。人們拾着橘子皮，吃了就成仙，就能在雲裏飛。」

他翻着眼說，「我們吃着一塊橘子皮也好。我們兩個人在雲頭上飛來飛去像一對燕子，多有趣。」

他沒有說完他幻想的情景，她從袋裏摸出一塊橘子皮拋到他的頭上。他知道他是尋開心的，也把橘子皮拋到她的胸前。

兩個老太太講着她出嫁的妝奩，微暗的燈光照不見她們的孩子們在用橘皮互相擲擊。她到底年紀大些，後來宣佈停止，不知爲什麼伏在被上，啜泣似的伏着。

湘的弟弟從學堂裏放學回家吃午飯了，我從沙發裏立起了身，像睡夢中醒來一樣。我和他談了一會，要辭行了。臨走的時候，看見湘的面色白得怪難看。我問她道，「她的丈夫，先生好久不見了，現在在什麼地方？」她一言不發，卻嘆了三聲氣，「唉——唉——」我不忍再留一刻了，便連忙離了那裏。

我走出了湘家的門，心裏平安安得多了。我一直到姑母家來。姑母在廚房裏急促的說，「你到那裏去的。你快往岳父家去吃飯罷。他兩次差人來尋你。」

我說，「姑母，你剛纔叫我不要領禮去，現在又叫我吃飯去，你看我孝服在身，形容憔悴，怎能前去？」

她說，「你的岳父因爲你明天就要動身，只得從權了。」

我便遵着姑母的驅使去了。

秋天午時的驕陽照着我的純素的孝服，更顯出哀艷。我摸一摸頰上久留的鬚髮，刺蝟般刺痛我的手指。我走着街後的僻路，那裏的行人看見我這樣狼狽的容貌，誰知道我是往岳父家去的？我的未婚妻見了我，她未必像跳舞會場的交際明星要和美

少年爲伍，我有什麼視聽呢？

岳父的醫寓是在一條極熱鬧的大街上，門外招牌上的金字已暗黑了，可以代表他和牠都老了。他在門口迎接我，他的慈和的神情，令人沒有見客時的一種局促。我坐在他的診室裏，和他談談中醫和西醫的異點，他說了幾句便停止了。他的論調遷移到科舉時代的考場上去。他本是個秀才，這也難怪他。他雖棄儒就醫，然而他愛好文學的心，像灰裏的餘燼，一遇微風，不時再要燃燒起來；我纔曉得他肯允許我和他發生親戚關係的緣由。我見他談論文學的火焰烈熱的升起了，就盡量把燃料加進去，於是一間診室裏談論風生，我和他的情感也暖洋洋的交和了。

俗說，「岳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我的岳母證明這話是不欺人的。她拖着長的煙管來叫我吃點心。盤子裏放着雪片糕，還有月餅。我下箸之前，想着今天是中秋佳節。芳香的杯子裏的茶味呀！甜蜜的舌上的點心呀！已夠我咀嚼做愛婿的滋味了。送禮的人們盡了他們的職，茶後便離了我們回去了。我不耐久坐，走向天井裏去看牆頭的扁豆花。青的豆莢夾着紫花，間着幾串豆莢，

在城市人家，要算不寂寞。不知栽着扁豆的人是岳父還是別人？我有一次到他家裏恰好看見圍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立在一張棧子上，伸出她的皓腕，向扁豆藤上去摘豆莢。我記得我凝神注視了許久。當時以爲她比坐在戲館裏的女子要雅致得多。扁豆便是她園中的伴侶麼？我懷着一個多事的疑問。天井的一角放着一盆清水，三五隻白鴿子在盆邊喝水。牠們見我走來，一些驚懼都沒有。我從前讀一部英文的情詩集，裏面的詩句有的拿鴿子來做愛情的比擬物，也許是因爲牠們是鳥類中最有情的。我於是欣賞牠們靜的美了。牠們反咕咕的叫，我不能懂得牠們的意思，不然，格外有趣了。

甥女和她的妹妹看見我在注視着鴿子，她們都噙的發笑。我聽得她們的笑聲，纔知道她們也被岳父請來吃飯的。甥女們笑着說，「舅母的飯燒好了，她特爲你下廚房，你快進去用罷。」

我在她們的笑聲中進了廳堂。岳父和我的甥女們一起吃飯。芝最活潑，勸我努力的加餐。岳父也把菜送到我面前的碟子裏。剛在我們談着吃着的當兒到廳上來尋東西。她今天好像比昨天

桌板。她有微羞的容貌。處女的羞態實在有一種美，我爲他停了箸，幾乎要轉過頭去叫她，竟被她泛起的羞法阻止了。

芝看出我們互相害羞的隱情，帶着滑稽的語氣說，「舅母也來用飯罷。」她裝出沒有聽得的樣子走開了。

舅父笑着說，「她忙着炒菜給我們吃哩。」

小甥女撲嗤的笑起來，引得她的姊姊和芝都笑。我只是鎮靜的和岳父談上海生活的情形。我猜着他已想到我將來結婚，婚後的生活是個重要的問題。這是有經驗的老人們普通的感想。我們青年人還顧慮不到這點。

我聽說桌上的飯菜是由蘭親手燒的，比任何人家的婚筵上的菜還更有味，況又有芝和她的老父的勸勉。

飯後岳父出診去了。我們的談話更自由些。芝笑着說，「密史脫雲，你們的婚姻真美滿極了。我家都覺得你們的訂婚手續極順利呀！」

我安詳地說，「這都是承令尊和令堂的愛寵。」

她鼓着善辯的口吻說，「不過你是個有才的人；我家的副的知

識薄弱，這是要請你原諒的。」

隔房裏的琴聲溫柔而妙曼。也許是她在訴她不能發洩的情思。我的心已在琴波中蕩漾了。

我聽見了芝的話，禁不住微笑一笑，說，「密史芝，何必這樣客氣。我是沒有一長可取的。」

她爽直的說，「我們沒有耳朵麼？」

我謙虛着說，「傳聞的話是靠不住的。」

她緊接着說，「你的作文我也看過不少。」她流露出偵探家的敏銳的眼光。

我淡漠的說，「你怎麼看見過我的作文？我好久不作文了。」

她的英銳的眸子閃着光芒，真的逼人。她笑着的唇垂下來說，

「我在鳳那裏看見你的信札很多哩。」

她提起了鳳，我心頭狂跳的小鹿作慌了。不錯，我和鳳通信有五年了。她是我嫂嫂的從妹，我就拿親戚的關係來掩飾。我冷冷的說，「她是我嫂嫂的從妹，你曉得麼？她有好多次時候沒有寫給我。以前她託我替她買過幾部書，介紹幾篇文稿到婦女雜誌社

去。如今我連她的下落都不知道，她究竟在那裏？」

她說：「她現在不教書了。她往鄉下去了。她真是個可憐人。」

她自幼便死了母親。她的父親又吸着鴉片煙，家境一天衰似一天。她自從小學畢業之後就做了教員。她的學問在本鄉女界裏是著名的。可是她從來沒有得着過母親的撫育，一顆芳心上終留着深刻的創痕。她前年就把手髮剪短了。一鄉的人都認她是個浮蕩的女子，——這個冤枉的事，世界上沒有知慧的審判官可以替她表白。她受了家庭境遇的壓迫和社會上俗人的譏刺，竟成了個喪心病狂的女子。我憐恤她的心怕被芝窺破了，隨便答她說：「她沒有母親的。」

她搖搖手說：「不獨這椿，她到一處學校裏去教書，總受人家的欺侮。」

我想起她曾經寫信告訴我，故鄉的人們知識不開，仍舊把女子的人格踐踏在塵俗的腳底。她竟做犧牲人們當中的一分子了。我聽說她母親死後，她的繼母待她沒有絲毫的憐意。她因為經濟的窘迫，不能進中學去讀書。我的遭遇一部分和他彷彿，不由

的時常生出同病相憐的心來。在我有空閒工夫的時候，總要寄些報紙和雜誌給她，想她把孤冷的心移到文字的熱爐邊去。她每一個星期裏面總要和我通一次信。信箋上那裏染着黑的墨漬，簡直塗着紅的血淚罷了。我曾經設法寫信去安慰她；並沒有存向她求婚的意思；不過是安慰一個悲苦的小親戚。芝還不知道我們的情感發生的原因，她要疑心嗎？我做出談閒的神氣來說：「她已經訂婚了嗎！她的未婚夫是誰？」

芝皺着眉頭說：「沒有哩。人家近來想和她訂婚，她總不答應；弄得沒有人再敢提起了。」

鳳起初和我信上的談話還是客氣，後來通信，越多越親熱了。她在我通信的時候，至少要減少她原有的痛苦，顛倒在戀愛的繭子中嗎？她會和我說過不少的強烈的情話，又曾堅決的表示過她的信實。我總和她的暗示她一個謝絕的意思。她還是以為我是用的試情術，仍不斷的有信來。她怎知道我那時抱獨身的主義正在堅固的時代呢？我現在只有希望她得到我和閻訂婚的消息，就另外去愛別人，得着佳耦的幸福。我接着芝的話說，

「她有位義母很疼愛她的，你曉得麼？」

她此時垂下眼皮，好像也憐憫她的好友似的，說：「她現在是在鄉下，在義母的家裏。」

前年我回鄉，姑母不曉得怎樣聞着我和鳳通信的風聲，她替我設了許多方法，想使我們早點成爲夫婦。雖是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贊成，她也有點不高興，然而她要我早點解決婚事，只得爲我盡力。她對鳳的父親說我們雖是紙上的相契，終不如會面一談。她的父親就着人到她的義母家去叫她回家。我等了兩三天，她回來的消息還沒有，我失望極了。到第四天，她家的僕人來招呼我到她家裏去。她的父親假託是託我替他買錶，我和鳳見面了。她的短髮覆在額上，頰上有兩個笑渦，很大方的坐在客室裏和我談話。那時還是初秋，天氣還熱。我和她談到屋裏要上燈的時分，她還要和我談，就叫僕人把橙子搬到天井裏去，免得受屋裏蚊蟲的騷擾。她又親自倒杯茶給我，處處都表示她羨慕我的態度。我出了她家門口，她又送出來。第二天姑母辦了一桌飯，把她邀到家裏來看城隍會，她和我又會了一次面。第三天早晨她

便往她任事的學校裏去；我也來到上海；以後我沒有再和她會見過。我這次經芝的提起，要不問詢她的近狀也不能了。我說：「她得着個義母憐愛她，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她到這裏來過麼？」

芝點了一點頭說：「幾個月前來過一次。她和我們談談，忽然大哭起來。她好像患了神經病。她問我們現在什麼時候了。我們叫她看時辰鐘。她竟釘着這隻鐘望了半天。」她說罷便轉過身去。望案頭的一隻舊鐘，我也看着鐘上的字，好像染着鳳的癡病一般。

「她的身體很好的。這樣的變態，由於世俗人的無理的諷刺激成的。」我嚴厲的說着。

芝的眉頭皺成幾道皺褶說：「昨天她家僕人告訴我她病得要死了，不住的吐血！」

今年三月，清明節過後，我見她飲服的態度在函件上越加顯着了。我決心不和她通信了。她就此也了解我孤傲的態度，不曾再有個消息遞到。她怎麼不用哲學的解脫法來驅除情冤呢？她難

道不知情絲縛人的痛苦？她若在這個當兒，我的獨身的素志失卻的當兒，和我戀愛，誰能說我們不吃着禁止的果子呢？然而父親的死，姑母的介紹，我和關卻得着了愛神賞賜的機會了。

房裏的琴聲奏得更婉轉了。關正在運她靈活的指頭，撥動絃索，奏着美妙的曲調，來安慰她的情人充塞着枯槁的心田，使枯槁得着春雨，發了情苗，並希望他竭力用愛泉來灌溉，由發芽而落瓣，再由落瓣而開放出一朵燦爛的鮮葩。我謝了她的美意。我收拾了我的煩惱，預備從今天起搬進她的愛情的領土裏去，把以前的事都忘去。

我在傍晚的時候，便要和甥女們辭行了。並且明天我要乘輪船出門了。岳母招呼我到她的臥室裏來，她和我談了許多惜別的話，又問我年底的歸期。關坐在牀沿上，望着我一聲不作；我也對她望着，心頭似乎有萬千言語，不知道從那一句說起。她望着我一會，就藏在帳子邊，連面部也不能給我看見。我知道她不願看見我臨行的情景。我也不願她看見我，背着身子走出去，便趁她看不見我，辭了芝和岳母。

晚飯我是在姑母家吃的。我因為明天要起早，八點鐘就上牀了。我閉着眼睛，不管皎潔的月兒在窗外放着清輝。我又把被蒙着兩耳，不聽鄰家慶祝嫦娥的爆竹聲響。我想早早入了睡的境界，以爲我今天受着精神上的刺激太多，該得着休息。我正在平心息氣的時候，忽然耳朵裏鼓膜上響着潮的歎聲，同時眼睛好像起了後像的作用——一團鮮紅的風吐的血色。我翻了幾個身，終於睡不着。我願我的雙目這時瞎掉，兩耳這時聾掉，不，眼睛瞎了，耳朵聾了，記憶的能力存在一秒鐘，想起她們的悲哀病痛，總有一秒鐘的憂煩，我又願我的腦神經都在這時失了知覺；我這樣的煩惱了一夜。我的失眠症便從訂婚的一日起了。（完）



文壇秘錄(二)

(編者輯)

向秀郭象兩家註莊子

劉義慶世說新語云。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儂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按世說新語。家有其書。此事不得云秘。惟讀世說新語者。多不注意於此。故爲轉錄其說。以貽讀莊子者。(秋山)

韓退之之鬼怪談

韓退之爲李唐一代大文學家。亦大儒者。其所著原道等文。於所謂異端邪說。攻鑿不遺餘力。然其平

居常談。則有與其文章相不作者。柳子厚龍城錄有一則云。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太白仙去。已屬無稽之談。況至元和時。竟見其在高山上。與道士談笑。又於碧霧中。同道士乘青虬而去耶。此言出於柳子厚之口。尚不爲怪。若韓退之。應排闥不遺餘力也。又何得嘗言之。若以爲真有其事耶。龍城錄又云。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矣。余三人後皆不利。

此則雖言退之剛直。似有不畏鬼怪之意。然喜談鬼怪則一也。余嘗謂退之諛墓之金。忽被劉又攞去。非特稱快於一時。亦使後世讀退之文者。知其有諛墓之語也。不然。諛墓之言。亦將成爲信史矣。讀龍城錄。方知原道之徒作大言也。(寄塵)

新學制高中教科用

古白話文選

吳道生鄭次川編 二冊 一元二角

本書選集古白話文兩百餘篇，都是一個時代的精華，分爲書信、語錄、詩歌、詞曲、小說六類，前三類以宋人作品爲主，曲類以元明作品爲主，詩歌采自詩經、文選，以迄六朝唐宋的作品，小說一類，取明人作品，大都從章回小說節出，別成若干短篇。全書選擇精當，極合高中課讀及自習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英文戀愛與義務

LOVE AND DUTY

華羅琛女士著 一册 一元六角

華羅琛女士，擅長文藝，中西兼優，其創作小說夙為讀者稱賞，而其小說世界叢刊中之戀愛與義務一著，猶為得意之作。茲女士將該書撰成英文刊行於世。全卷輕描淡寫，不尚濃裝，而文筆圓轉，結構精密，能將中國人之人情風俗及心理思想，活現紙上，實為寫實派之傑作。

英文燕京夢華錄

DRAGON LURE

N. H. Pitman 著 一册 四元

此書共二十三章，描寫袁項城時代之北京，及留學生歸國後之問題，信筆寫來，淋漓盡致。唐慕敦者，本書主人翁也，娶一未受教育之女子，無愛情之可言，留學美國，戀慕梅麗，及歸祖國，又鍾情於談水仙。作者構此樓閣，遂發揮其新舊衝突之感想。書中販土一節，牽連政界中人情節離奇，出人意外。舉凡京中婚喪之排場，外交界之奢侈，留學生之風流，本書述之處處有聲有色。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西廂記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鄆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其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歟。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

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序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則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歲，未知女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二十四歲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卽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敍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敍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

軸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也。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性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拔氏。後魏有國。改號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跡。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始終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反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殊尠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微之古艷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弄曉月。牡丹經雨泣殘

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噴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妝曉鏡中。鑷釵謾簪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精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繆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開花氣睡聞鶯。娃兒減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檜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又云。憶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間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而扳折。我自願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沈結。那

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星漸曠。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才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檐。憶得雙文獨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贈雙文云。艷極翻合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更無聊。曉月行堪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夢遊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流。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鷓鴣。池水漾霞景。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蛇鈎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鷓鴣飢亂鳴。嬌桂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裯。施張鈿衮具。潛塞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

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紕軟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莫。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反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合兩京春。喧聞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薜玉佩迎。高松女羅附。章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樂天和微之夢遊仙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矣。（侯鯖錄）

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之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咸寧王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以文調西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壬午。十八

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章叢誌曰：選塔得禎，始以選授校書郎，卽與微之夢遊春二紀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二年。（是歲授監察御史。）己丑。四年。（是歲取韋氏，年二十□□。）庚寅。五年。（是歲貶江陵士曹。）辛卯。之甲午。九年。（是歲徙唐州從事。）乙未。十年。（是歲召入都，徙通州司馬。）丙申。之己亥。十四年。（是歲徙饒州長史，爲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卽位，轉祠部郎中知制誥。）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壬寅。三年。（是歲出爲同州刺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太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尙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庚戌。辛亥。五年。（是歲薨於鎮，年五十三。）（侯鯖錄）

元稹會真記。貞元中。張生者。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皇駭不知所托。生與蒲將之黨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德

生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俾以仁兄禮奉見。遂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惑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問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諸伉儷。輟耕錄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云。微之作姨母鄭氏墓志。言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微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莊岳委譚。西廂記與鶯鶯傳悉合。獨鄭恆爭姻之說不可曉。唐雜說柳參軍傳云。柳游曲江。薛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致崔母欲令子娶其女。女潛遺青衣。輕紅往荐福寺。達意於生。生卽納聘。挈歸。金吾不知也。旣而崔母亡。柳夫妻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孰後。女皆崔。婢皆紅。皆期僧寺中。特王柳二姓差異。鄭恆之爭。斷出於此事附會矣。按鶯鶯後實歸恆。金石文字記載唐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大中十二年。秦貫撰文。崔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最足辨會真記等之誣。(通俗編)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一卷 收穫

第二回 哈特厚

話說加拉這一派人。是要滅絕一切美觀風雅的。他們自己來不及。還要找人幫忙。到處的找。最合式的人。無過於那種好穿好着。吃喝玩樂。什麼事也不作的。時髦公子家。這班人見得世界上。沒得一件事值得去作的。卻是無所不爲。如加拉這一派的人。最喜歡最羨慕的。就是這種時髦闊小哥。他們嘴

裏說不喜歡這種人。其實心裏是非常之羨慕。摹仿他們。無微不至。學他們說話。送他們錢使。廠東學時髦。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不倫不類的雜種。這時候剛好有一個時髦闊小哥。原不是加拉派裏頭的人。卻是很好的家世。儀表也好。會說俏皮話。有一次鐵路失事。他在下議院。替鐵路公司的管理部說話。說到這條鐵路所用的人員。再小心也沒有。管理部的總辦們。最肯花極優厚的薪水。用最好的人所用的機件。也自然是最好的。這條路簡直的是世界上最好不過的。那天失事。死了五個人。傷了三十二個人。據他說來。彷彿是若不出險失事。就是不成其爲天下第一最好的鐵路。當日失事。除了死人傷人之外。還壓死了一條牛。所有丟在路邊的行李等件。只有一頂小帽子。無人認領。這位時髦闊小哥議員。就說。這一頂小帽。一定是那條牛的。引得全院的議員大笑。就麻麻胡胡的。不再往下問。那裏還耐煩去查問死人傷人的情形。於是拍掌大笑。把這鐵路失事的案子。放過去了。這位時髦闊少。有一位令弟。比他儀表還要出衆些。曾到軍營裏去混過。覺得沒什麼意思。也曾隨公使到過外國。也覺得無意思。也曾旅行。遊覽過耶路撒冷。更覺得沒意思。也曾自己定造一條遊覽船。去過好幾處地方。更覺得各處地方都沒什麼意思。這位會說俏皮話的議員。有一天對他的令弟說道。現在很有一

條好路子。那些講事實的人們。要找人。你爲什麼不研究研究統計呢。這位令弟。小名叫金末。金末覺得見異思遷。也無可再遷了。這一件事。却還新鮮。也很願意玩玩統計。於是弄了一兩本藍皮書。隨便看看。他的令兄。就同那些事實派的人說道。你們若是要一個好儀表的人。替你們演說演說。你們何不留心留心我的舍弟金末呢。你們應該找他。加拉於是把金末介紹入了幾次會議場。同幾位有政黨知識的人商量過。果然決計。請金末到焦炭市。叫當地和附近地方曉得曉得他。故此金末就拿了加拉的介紹信。昨晚給斯奶奶看過。今天班特比一看這介紹信。封面寫的是妥瑪加拉。特別介紹金末。哈特厚。見焦炭市銀行行東班特比。他接到這介紹信一點鐘後。戴上大帽。就去客寓找這位哈先生。看見他爬在窗口往外望。一臉的不滿意。好像是已經討厭了什麼統計。又要再找別的事去解悶。於是走上去介紹自己。說道。我就是焦炭市班特比。哈特厚說。久已渴想。今天果然見面。很高興。（嘴裏雖說是高興。臉上還是很不高興。）班特比拿把椅子坐下。說道。先生。我們這焦炭市地方。同你走慣的地方不同。我請你讓我說。你讓我說也罷。不讓我說也罷。我是個平常粗俗人。是要說的。讓我先說焦炭市。再談別的。哈特厚說。我聽了一定是很高興的。班特比說道。恐怕未必。我不能保你聽了一

定會高興。第一件。是我們這裏的濃烟。這濃烟就是養我們生命的東西。我們吃的喝的。都靠這些濃烟。這是天下第一養生的好東西。對於肺部。尤其相宜。有好些人要我們設法去掉這些煙。若是你也有這樣見解。你我就不能同意。我們把鍋爐底刮够了。若要再刮得次數太多。鍋爐底是要破的。我無論英吉利愛爾蘭說多少欺人話。我們只好不管。哈特厚答道。班特比。我的見解。完全同你一樣。我心裏很相信你的話。班特比說道。我聽了很喜歡。第一件。你一定聽見過。許多人說我們廠裏的工作。是無疑的了。你果然聽說過。很好。我把實在情形告訴你。我們廠裏的工作。是最適意舒服的工作。最輕鬆的工作。工錢最優的工作。況且我們不能再求進步的了。若是要我們在廠裏滿鋪土耳其地毯。我們幹不了。哈特厚說道。班特比。你說得很對。班特比說道。最後一件是待遇工人的話。說到我們的工人。他們無論男女老少。只有一個目的。他們這一個目的。是要喫腳魚羹。鹿肉。用的金餐具。他們是不要妄想喫腳魚羹。鹿肉。用金餐具。你聽過就曉得我們本地情形了。哈特厚說。這幾句話。真是要言不。言。煩很領教了。班特比答道。我所處的地位。應該對我初相識的。尤其是對初相識的辦公事的人。先說個明白。免得彼此誤會。我還有一層。要對你說明。我未照着加拉介紹信略盡地主之誼之先。我要

對你說。你是個世家。你不要誤會我也是個世家。我不過是個污穢不堪的廢物流氓。我簡直的是個爛鐵破布。不成材的廢料。是個最下等的人。金末說。最高興認識這路人。班特比說道。既然這樣。我們彼此平等待遇。現在可以拉手。我說平等待遇。因為我曉得。我是從很深的泥溝裏爬出來的。這泥溝究竟有多少深。我曉得最清楚。別人是不会曉得的。我雖是這樣出身。我卻同你一樣的驕傲。我同你一樣的驕傲。我正式說明。我自己的獨立。並不依賴什麼人。我纔可以問你。你到了這裏。很好嗎。哈特厚要班特比曉得。他覺得焦炭市的空氣。很有益於身體。覺得比從前好。班特比聽了。很得意。說道。也許你曉得。也許你不曉得。我娶了妥瑪加拉的女兒。你若是無別的事可做。何妨同我走走。我很喜歡介紹你見見妥瑪加拉的女兒。金末說道。我最歡喜見見。你却先說出來了。於是班特比領着他走到那所紅磚房。窗門是外黑內綠。大門是黑的。外頭兩層白臺階。進了客廳。過一會子。走進來一個女子。是哈特厚向來未見過這樣特別的。這個女人。矜持到萬分。卻是很不小心。話是不輕易說一句的。却是無一事不留意。人是又冷。又高傲。却覺得他丈夫說得自己那樣自卑自賤。很以為恥。他只要聽見丈夫一說到那種話。就覺得好像無地自容。他聽一句。彷彿是受一次小刀子刺他。這女人的面貌。

也特別的可注意。臉兒是長得很好看的。卻不露一點兒的自然。說不出他臉上流露什麼意思。所有一切舉動。彷彿是什麼也不關心。自己極有把握。毫不慌張。卻是無時從容。簡直看不透這個女人。哈特厚看看客廳。一見就曉得好像是沒得女人的。因為一點什麼裝飾。一點兒精巧的陳設布置。也沒有。只管花過許多錢。很顯露富豪的氣派。卻是一點也不舒服。一點也不能振發精神。班特比說道。這就是我的女人。班特比夫人。安瑪加拉的長女。路伊沙這一位就是金末哈特厚。哈特厚先生。來這裏同你的父親辦事。倘若不久。哈先生還不做你父親的同事。也要同我們左近的市鎮有關係。哈先生。你一看就曉得我的夫人。比我年少。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嫁我。我猜他總看見我有可以嫁我之處。不然。他為什麼嫁我呢。先生的教育。很費了一筆錢。學的是政治學等等。你若是研究些什麼學問。要請教人的話。除了路伊沙班特比之外。卻很為難的。另保薦一個人給你。哈特厚說。那裏去找這樣一位的好先生。那裏去找一位更好的人從學。班特比說道。你若是好說恭維話。我們這裏可以讓你獨步。無人來同你競爭。我從來未學過說恭維話。我不亂吹。我會說恭維話。老實說的話。我看不起恭維話。但是你所受的教育。同我兩樣。我所受的是很實在的。你是個上等人。我却不是個上等人。我是焦

炭市的班特比。這就夠了。我雖然不爲什麼舉動儀容和社會上的地位所動。我的女人許爲這些事所動。他卻未得着過我所得過的利益。你們許說不是利益。我卻以爲是利益。我可以說你的恭維能力是使出來不會糟蹋的。金末對路伊沙微笑。說道。班特比是一個高貴的動物。還是在自然界的程度。不受羈勒。不同我這樣很俗的一個受鞭策。供人役使的人。路伊沙很沉靜的答道。你很敬重班特比。你自然是敬重他的。金末是個老於世故的人。聽了這句話。茫無頭緒。摸不着路數。路伊沙站在他面前。同初進來的時候一樣。沒挪動過。說道。我聽班特比說。你專心要爲國宣勞。決意表示國人。用什麼法子把國家拖出。現在所處的爲難地步。金末笑答道。班特比夫人。我並無這個意思。我不在你面前亂吹。我世界是見過些。這裏看看。那裏看看。是有的。我見得還未有什麼值得作的事。有許多人說值得作。也有許多人說不值得。我却很尊重你父親的見解。我自己却無什麼見解。不如贊成他的意思。路伊沙問道。你自己毫無見解麼。金末答道。我簡直的是毫無偏好存在了。我對你實說。我對於什麼見解。都覺得無價值。我所經歷過的種種令人討厭的事。就得了一種效果。覺得這一副的意思。同隨便另一副的意思一樣的好。一樣的有弊。無什麼分別。有一英國貴族。他們徽章上用的意大利格

言說的是將來怎麼樣。就是怎麼樣。這句話卻是有真理。讀者須知。此種外示可信而內實欺人的話。是很普通。很有毒。很危險的話。金末見得路伊沙聽了有些感動。他就更顯露令人喜歡的神色。往下說道。班特比夫人。凡是能用單。十。百。千。數目字。證明的事。好像是最有趣味。最多機會。我很願意從此入手。當作是我相信這種事。我很想伸手試試。我當作我相信到什麼程度。就深入到什麼程度。假使我真相信有這種事。也不過如此。路伊沙說道。你卻是個很特別的政治家。金末說道。你不要見怪。我連政治家都不配。我對你老實說。假使把我們的面具都扯下來。細細的審查。我們這種路數的人很多。要佔國內的多數。這時候班特比把吃飯時刻改到六點半鐘。把金末哈特厚帶去見見市上有選舉權那幾位有些名氣的人。去過之後。回到班特比家裏吃飯。飯廳擺了四個座。坐下來。的却只有三個人。班特比借這個好機會。說他從前八歲的時候。買半個銅圓的燴鱈魚。滋味怎樣的好。怎麼樣喝那灑街用的水。把他所吃的東西送到肚裏。上湯上魚的時候。他說。他算一算。從前少年時。至少也吃過三匹馬的肉。因為街上買的豬肉香腸。無論是乾的濕的。都是拿馬肉沖豬肉的。金末聽了。無精打采的說一句好。說了好幾次。

(未完)

另外一欄

（此欄專載極有價值之前人遺著及近人名著。讀者如以此項稿件見惠。不勝歡迎。編者啓。）

盛此公休菴影語(三)

休菴春暮功課

晨起焚香拂塵。勿令元規。濯我清白。禮牟尼彌勒。降心習靜。五六刻。看經書五六章。上畫晴爽。臨帖十數字。聊師筆意。不求逼肖。以貌冒人。若陰翳。則一片飛紅。減儂春色。第有薄醉。曠坐而已。不堪搔首問也。

隨意治蟲蝕。或蒨種。或芟刺花之非類。或扶翼樹之頹者。既而看童子烹茶。或自煮之。聽其簌簌松濤中。帶金戈鐵馬聲。茗熟可啜。則展翻時刻數十幅。不妨任意丹鉛。不妨狂詞擊節。

小說 世界 另外一欄

午餘則昏賊內攻。睡窺外寇。耳目手足。心膽魂魄。不爲我用。乃出西遊水滸以敵之。障之。長蘇強人說鬼。先獲我意。信手拈焚幾瓣。不求名勝。姑以辟惡氛云耳。下哺散步湖干。拍手獨誦紅拂牡丹亭數段。我有自家腔。或如牛鳴。或如劈竹。或如敗鼓破鑼。非真非漸。非弋陽。非四平也。歸則世界一抹黑矣。

於是張簾讀史。大家一場模糊不明白也。倘是日有故人過訪。則一切不要緊事務。悉皆停閣。但不廢煮茗焚香。夜則連牀啜晤。細談離案。無則漏下十刻時。拂衾獨寐。別來兄弟。都須檢點一遍。我有三彭。此外不許我生計較。我之榻。故人來不必懸。自是無人敢登也。他如偶爾過從者。介於相知不相知之間者。不妨暫之。曠

之哭。

記遺

余不肯賦性疏略。每遇佳紙妙筆。輒臨池作十言。或數百言。比成。即棄去。不復存彙。曾記從曲中爛醉。書案頭斗方滿百幅。及醒。已爲座中諸子擲去。隻字不可記憶矣。至若書石投諸水。書葉付之風者。又在所不論也。

今將遺失者。略存其概。以備搜討云。

- 一 草堂別集。并雜詩一帙。計三十餘幅。在白門程龍光處。
- 一 影語初集。計五十餘幅。在深陽馬綠翼處。
- 一 幼藹數十幅。在長和尚處。爲人竊去糊窗。
- 一 封居膏一卷。并籌邊書。共計六十餘幅。板刻未及印行。爲祖龍取去。其原稿一在揚州李爲霖。一在繁昌鄭又元處。
- 一 白戰雪詩三十律。並雜詩十數章。在馮五明處。
- 一 擬恨賦秋思賦。計二十餘葉。在王貞甫處。
- 一 表策論二十餘幅。在謝淑會處。
- 一 雙丸記聽紅記二十餘幅。在女夫董文若處。

- 一 子規詩百章。同李爲霖賦。稿竟失。
- 一 手柬十數幅。在唐翼甫處。又三十餘幅。在周元亮處。又二十餘幅。在謝幼靈處。若朋友往來之存貯者。梁非一、朱閻仙、不下數百。今病廢之餘。亦無心輯錄矣。

秋半自課

世界漸涼。已堪着眼。當急取古今之快事、憤事、怪事、狂宕事。一銓次之。品題之。仍取古人韻語、俊語、媚語、劍氣語、西來語。一靜參之。或長歌之。益取古今孤臣、蕩子、征夫、醉顛、博客、怨婦。爲位以泣之。毋淚度此歲月也。

此孩曾患腸胃險症危殆已極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救治

觀此男孩懷抱母親手中者直隸關外朝陽縣西硃碌科街胡冠英先生之公子也其來書云小兒自出世後即患大便秘結每隔五六日大便一次每便時須半句鐘之久肛門膿血



藥專治寒熱胃弱不化便閉腹痛吐瀉嘔吐腸風出牙各症痰厥驚風傷風等症且能立殺蛔蟲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相隨而下痛苦之狀難以形容且面色黃白如紙體氣甚虛精神恍惚曆一句鐘之久始能復元鄙人屢用中藥施治百無功效正在無法可施之際由郵局接貴藥局寄下衛生小書始知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立即購買一瓶與之試服不料服用數日其病若失刻下小兒百病皆無身體肥壯矣嬰孩自己藥片乃是韋廉士大醫生特製之靈

夏令夜間乘涼切勿露宿

既無蚊帳且睡熟之時胸腹並無薄被覆蓋對於成人致患瘧疾為蚊吮所傳染或小兒受風寒易起腸胃各症且夏令暑熱天氣切勿使其大便祕結因便閉一症能使毒質入血散佈週身諸恙蜂起矣療治大便祕結及清涼血液之品莫妙乎服用紅色清導丸乃是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即如湖南保靖里耶娥義興號姚



純齋先生來函云

近一二年來大腸火重大便常有滯阻之虞已經舍弟霽村由北京來函叮囑非清導丸治之不可登時直接貴藥局承寄來數瓶立服果屬舒暢大便有序飲食日增氣體恢復此種良藥佳品功力神速實屬全收效果全愈云云自愧

無報聊草數行以表謝忱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廿三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千亦請書明
五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姓名如原稿不便附寄
六 請將原稿題目原稿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七 點詳細註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時寄稿者請在五字以上者用兩面不用
十 稿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
十一 載得因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二 選登之稿酌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三 (甲) 現金
十四 (乙) 書券
十五 (丙) 本雜誌
十六 願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先聲明者投
十七 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十八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不
十九 願所轉小觀世界社收
二十 願所轉小觀世界社收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正	正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零售册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 預	時 期 册 數	全	半	時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五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在何處寄原稿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腎弱則背痛宜速治愈
 否則風濕痛腎筋痛神
 經痛水腫膀胱炎石淋
 小便諸疾接踵而起矣
 此丸專治上述諸症效
 驗無比洵屬男婦老幼
 之良藥也患者盍試之



7